





歷代名賢列女姓氏譜卷之八十七

湘鄉

蕭智漢 張氏纂輯

男秉信 明甫 氏校

下平聲

七陽

張氏

南北

張蒲字元則河內修武人本名謨後改為蒲漢太尉廷之後父攀慕容垂御史中丞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頗涉文史以端謹見知為慕容寶陽平河間二郡太守尚書左丞太祖定中山寶之官司叙用者多降品秩既素聞蒲名仍拜為尚書左丞天興中以蒲清謹方正遷東都大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宗即位為內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號為公正太常初丁零翟猛雀驅逼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一

吏民入白嗣山謀為太逆詔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等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樂亂而為皆逼凶威疆服之耳今若直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又懼誅夷必並勢而距官軍然後入山恃阻誑惑愚民其變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與猛雀同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甚以為然具以奏聞太宗詔蒲軍前慰喻乃下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與道生等追斬猛雀首送京師世祖即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出為湘州刺史扶弱抑彊進善黜惡教化大行始光三年卒于州年七十二吏民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為將朝廷清論常為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諡曰文恭

張昭蒲子也有志操天興中以功臣子為太學生太宗即



位爲內主書後襲父爵神麁中從征蠕蠕以功進爵修武侯加平遠將軍延和二年出爲幽州刺史開府加寧東將軍時幽州年穀不登州廩虛罄民多菜色昭謂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遇其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車馬之家糶運外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熟士女稱頌之在任三年卒子昶襲爵早卒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慕容超東卒太守歸魏賜爵平陸侯祖準之襲父靈真早卒彝性公彊有風氣歷覽經史襲祖侯爵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爲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爲主客令安民與彝並爲散令彝少而豪放善于督察每有所巡檢彝恒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爲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爲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二

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顏貌毀瘠當世稱之高祖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勲進爵爲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世宗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習于是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然可觀羗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爲良牧其年冬大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勲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彝表解州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民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



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之所親愛必欲致彞深罪彞清身  
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倖廢數年因得偏  
風手腳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  
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彞愛好知已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  
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亮上歷帝圖五卷起元庖  
犧終于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  
年雜事五百八十九世宗善之肅宗初待中崔光表曰彞  
及李韶朝列之中惟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  
世又並爲多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  
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句推長  
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  
汎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疾  
而自彞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營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榮宦之  
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預有開援漢中之勲希加賞報  
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  
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  
巷尅期會集屠害其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將幾千  
人求其長子尙書郎始均不獲直造其第曳彞堂下捶辱  
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  
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于烟火中及  
得尸骸不復可識惟以髻中小釵爲驗仲瑀傷重走免彞  
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鄰輿致于寺遠近聞見莫不悅  
駭卒時年五十九官爲收掩羽林凶彞者八人斬之不能  
窮誅羣豎卽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  
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畝于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



居滎陽至五月劊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布帛千匹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苦如此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東民爲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至于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高祖比被天下民戶最爲大州彝爲黃門每侍坐以爲言高祖謂之曰終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彝追高祖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彝亡後靈太后云彝累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諡曰文侯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父燧爲齊州中水縣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專心墳典尅厲不息及還鄉里就程元講習精于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多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四

所窺覽諸儒稱之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頗爲高祖所知轉尚書都令使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澄爲雍州刺史啟普惠爲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于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于澄曰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宜矍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于斯時也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乘前已有斯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于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啟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旣爲澄所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還朝仍羽林監又澄遭太妃憂臣寮爲立碑頌題



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于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有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旣葬以諡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襚皆以諡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諡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于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遷步兵校尉後以本官領河南尹丞世宗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勅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爲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五

所生祖母服菽與三年詔羣寮會議普惠議與國子博士李郁不合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返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墻下墳有磐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近樞克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鑿燾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勅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于十亂則司徒爲太上恐乖勅之意太后覽表



親至國珍宅名集五品以<sub>上</sub>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尊清  
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尙書崔亮並同有難普  
惠並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  
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  
惠厲聲訶翻曰禮有下卿上土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  
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sub>州</sub>許至于  
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  
朝志相崇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澳  
汧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義賈聚宣令謂普惠曰朕  
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  
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名傳詔馳  
驛駟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  
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

氏姓譜

卷二十七

七陽

張氏

六

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  
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  
山杜弼遺書普惠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普惠以天下  
民調幅度長廣尙書計奏復徵綿麻恐民不堪命上疏曰  
伏聞尙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  
集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  
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  
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  
尺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于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  
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于上億兆樂于下自茲以降漸漸  
長濶百姓嗟怨聞于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  
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  
廣度長秤重斗大草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



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  
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  
以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  
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願躬  
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于畝明發不  
寐潔誠禋祿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  
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禮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  
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  
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  
節用愛人法俗俱賴尋別勅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尅  
日蝕豫勅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  
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調租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  
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于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七

睿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  
之亂所宜收叙書奏肅宗靈太后引普惠于宣光殿隨事  
難詰延對移時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  
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臨危室以  
煩擾而不救豈慈母乎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  
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于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  
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  
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  
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  
卿云興滅繼絕竟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  
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  
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辰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  
繼絕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王澄



龐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于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  
必至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爲約  
並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  
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極言其不  
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爲益州刺史有贓罪普惠被使驗之  
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  
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楊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  
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郡氏  
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  
臺給秦岐涇華雍函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名發送  
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于關西牧  
守之中隨機名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  
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免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

### 氏姓譜

### 卷二十七

七陽

張氏

八

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弊別郡異縣之民  
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  
宰守因此縮攝有方姦盜不起民以爲便普惠不營財業  
好有進舉敦于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  
其子長瑜普惠每于四時請祿無不減膳給其衣食及爲  
豫州啟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孝昌元年三月在州  
卒時年五十八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諡曰宣恭長子榮  
儁武定末齊王相府屬榮儁弟龍子揚州驃騎府長史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十世祖熠

自奉朝請爲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永寧中寺塔大興經  
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熠敷陳指畫無所遺  
闕太后善之久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以功封長平

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永安初除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尋



加撫軍將軍矜恤貧弱爲民所愛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雋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本耗損有闕經構燔清貞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之煇勤于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衛大將軍官殿成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三年卒于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兖州刺史諡曰懿子孝直武定末司空騎兵參軍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銓受禮牛天祐受易銓祐初爲開發吾貴覽讀一遍便卽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數千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于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九

講晉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爲我一說蘭遂爲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講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中原中都人也高祖敏晉秘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勤于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險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便酒泉慰勞沮渠



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賜爵成臯子出爲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諡康在州郡仁德爲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宰守不敢爲非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尙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十年幼停屍門巷棺歛無託安祖悲哀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歛殯周給朝野嘉歎尙書聞奏標其門閭

張恂字洪讓上谷沮陽人也隨兄交歸國參代王軍事恂言于太祖曰今中土遺民望雲冀潤宜因斯會以建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帷幄密謀頗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畧地晉川拜鎮遠將軍賜爵平皋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于時喪亂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十

之後卒能克厲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歎太宗卽位賜帛三百匹徵拜太中大夫神瑞三年卒年六十九恂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太宗悼恤之贈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平皋侯諡曰宣子純襲爵鎮遠將軍平皋子坐事爵除

張長年代子也中書博士出爲寧遠將軍汝南太守有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有一牛爭之不決訟于郡庭長年見之悽然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卽以家牛一頭賜之于是郡境之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太和初卒于家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歷武騎常侍羽林監太子翊軍校尉卒子畧武定中左光祿大夫

張應不知何許人也延興中爲魯郡太守應履行貞素聲



績著聞妻子樵采以自供高祖深嘉其能遷京兆太守所  
在清白得吏民之析心焉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識  
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交每易衣  
而出以此見稱永安中隨爾朱榮擊元顥除討池將軍奉  
朝請軌嘗謂所親曰秦雍之間必有王者爾朱氏敗後遂  
杖策入關賀拔岳以軌爲記室參軍典機務尋轉倉曹加  
鎮遠將軍時穀糶湧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  
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糶粟以振  
其乏及岳被害太祖以軌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悅平使  
于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人情西望未知宇  
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可定亂至于高  
誠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如卿言真可恃也太祖爲行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十一

臺授軌郎中魏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邑三  
百戶六年出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大統間宰  
人者多推尚之入爲丞相府從事中郎行武功郡事章武  
公導出鎮秦州以軌爲長史加撫軍將軍大都督魏廢帝  
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二年賜姓宇文氏行南秦  
州事魏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尙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于  
位時年五十五諡曰質軌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惟  
有素書數百卷子肅訓嗣

張元亨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仕  
州郡累爲功曹主簿並以純至爲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  
孝行徵涉經史年六歲其祖以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  
固不肯從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浴元  
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于白日之下



祖異而捨之南鄰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卽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至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鏡療其祖目于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偏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及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七

祖沒號躍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秦朱榮又爲秦朱兆長史使于神武遂被顧讖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封武安縣伯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至晉州忽遇寒雨士卒飢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人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神武聞而善之纂性便僻事神武二十餘年通傳教令甚見親賞文宣時卒于護軍將軍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少貞謹韓軌爲御史劾州府

僚佐及軌左右以賍挂網者百餘人惟曜以清白免天保

初累遷尙書右丞文宣曾近出令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

開門勒兵嚴備帝駐驛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



火至面識門乃可開于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效到君  
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錦綵大寧初遷  
秘書監曜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  
祿賜輒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  
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之曰君研尋  
左氏豈求杜服繆邪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  
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勵已溫尋非欲詆訶  
古人得失也天統元年奏事暴疾仆于御前武成下坐臨  
視呼不應帝泣曰失我良臣也旬日卒贈尙書右僕射諡  
曰貞簡

張彫武中山北平人也家世寒微其兄蘭武仕尙書令史  
微有資產故護軍長史王元則時爲書生停其宅彫武少  
美貌爲元則所愛悅故偏被教因好學精力絕人負卷從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師不遠千里遍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  
數諸儒服其強辯齊神武名入霸府令與諸子講說乾明  
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武成卽位以舊恩除通直  
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士有可以彫武應選時號得人  
歷涇州刺史散騎常侍及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  
帝甚重之以爲侍講與侍書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元  
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以景  
仁宗室自託于其親何洪珍公私之事彫武常爲其指南  
與張景仁號二張博士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共侍帷  
幄知彫武爲洪珍謀主忌惡之洪珍又奏彫武監國史尋  
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勅奏事  
不趨呼爲博士彫武自以出于微賤致位大臣屬精在公  
有匪躬之節議論無所迴避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



譏切寵要獻替帷辰帝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彤武便以激清爲已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彤武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長鸞等陰圖之及與侍中崔季舒黃門侍郎郭遵諫幸晉陽爲長鸞所譖誅臨刑帝使投孝言詰之彤武曰臣起自諸生光寵隆洽今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功惡無所逃死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語其政道令聽覽之間無所壅蔽則臣雖死猶生之年因獻欬流涕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憐而壯之于德冲等徙北邊南安王思好之反德冲及弟德揭俱免德冲聰敏好學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位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冲並在殿廷就執目見冤酷號哭殞絕于地久之乃蘇

姓氏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齒

張烈字徽仙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旆爲慕容雋尙書右僕射會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郡之臨淄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徽高祖時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尙書儀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蕭寶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高祖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贊之遂勅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寶卷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高祖親勞烈曰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



曰若不值鑾輿親駕臣將不免困于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皆不負陛下高祖善其對世宗卽位追錄先勲封清河縣開國子邑二百戶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烈爲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肅宗初除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又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後靈太后反政以故出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僮客甚多慮其怨望不宜出爲本州改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更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爲親類所慕元象元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七烈先爲家誠千餘言並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誠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多才藝解褐奉朝請員外郎龍驤將軍諫議大夫未襲爵與和中卒于家質弟登州主簿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五

張僧皓字山客烈弟也歷涉羣書工于談說有名于當世累徵不起世號爲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微身服布裳而婢妾絀綺僧皓尤好蒲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于世前廢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敗死于獄籍沒家產出帝初訴復業于軌州主簿

張昇滎陽人居父母喪鬢髮墜落水漿不入口吐血數升詔表門閭

張宴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爾朱榮平元顥賜爵武成子累遷尙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宴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常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賞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宴之女爲妃令起晉陽成



禮宴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  
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  
後行北徐州事尋卽眞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  
郡至北徐州無所案劾惟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  
日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袁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  
名聲甚盛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天保中卒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刊  
例十卷行于世亦治毛詩章句以二經教齊安王廂武平  
初國子博士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高祖開騾騎府  
引爲法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仍侍左右從于信都深爲  
高祖所親待高祖每號令三軍嘗令宣諭旨意周文帝始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去

據雍州也高祖猶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闕說焉周文  
密有拘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于此當共享富貴  
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殆天所縱以明  
公叢爾闕右便自隔絕故使華原銜喻公旨公不以此日  
改圖轉禍爲福乃欲賜脅有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乃使  
東還高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形于  
色累遷爲袁州刺史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囚千  
餘人華原皆決遣至年暮惟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  
歸家申賀依期至獄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  
州忽有六駁食之咸以化感所致後卒官州人莫不號慕  
張子信河內人也性清淨頗涉文學以醫術知名恒隱于  
白鹿山時遊京師甚爲魏收崔季舒等所禮有贈答子信  
詩數篇後魏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時還山不常在朝又



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于庭樹聞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柳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名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張續吳縣人清簡寡慾宋明帝時爲太子中庶子大中正後遷中書令領國子祭酒長于周易言精理奧一時宗之

**附**

張暉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爲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太祖引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刺史賜爵虞鄉縣公周代公卿類多武將惟羨以素業自通甚爲當時所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七

重後以年老致仕于家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勅令勿拜扶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詒答之俄而卒時年八十四贈滄州刺史諡曰定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暉好學有父風在魏釋褐奉朝請遷員外侍郎周太祖引爲外兵曹閔帝受禪加前將軍明武世歷膳部大夫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爲伯高祖爲丞相眼深自推結高祖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進爵爲侯俄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暮起令視事固讓不許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拜民部尙書熒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之譽後拜冀州刺史晋王廣頌表請之爲晋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晋王爲皇太子復爲冀州刺史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爲良二千



石仁壽四年卒于官時年七十四子慧寶官至絳郡丞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爲侍官  
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  
和將鬻之妻靳固不與定和于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  
千匹遂棄其妻是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  
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  
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  
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尋轉河內太守頗  
有惠政歲餘徵拜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  
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  
山帝命定和率軍擊之旣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  
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于巖谷之下發  
矢中之而斃帝爲流涕贈光祿大夫諡曰壯武贈絹千匹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六

及米千石子世立嗣尋拜爲光祿大夫

張須陁宏農閩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畧弱冠從史萬歲討  
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  
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丞會興遼東之  
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飢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  
詔勅須陁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  
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時天下承平日  
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于撫馭得士卒心論  
者號爲名將賊帥王薄北連豆子毓賊孫宣雅石祗閭郝  
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邱須陁大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悅  
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  
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須陁與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  
秦君宏郭方預等圍北海須陁倍道而進大敗之司隸刺



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狗山須陘列入營以逼之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腕等衆各萬計須陘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陘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秦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陘進軍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遂逼滎陽須陘拒之讓懼而退須陘乘之密先伏數千人邀擊之須陘軍遂敗被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陘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祿大夫裴仁基招撫其衆移鎮武牢帝令其子元備總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九

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張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爲高祖所知其後爲丞相參軍事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以功授開府入爲都水監卒官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未爲鷹揚郎將其府據箕山爲固與洛口相連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大罵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經三年資用盡樵薪無所得徹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爲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季珣令拜



密李珣曰吾雖敗軍猶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讓從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爲上洛令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歸義仲琰弟幼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張仲字叔元吳郡人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畧異于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北徐州刺史虔威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暲之謂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爲太尉中兵參軍後累遷太常丞及齊亡仕周爲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爲相府典籤開皇初晉王廣出鎮并州盛選僚佐以虔威爲刑獄參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軍累遷爲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爲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楊帝卽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治稱爲幹理虔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合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緜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爲誰虔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緜帝謂虔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緜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謙慎皆此類也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虔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瑊開皇中爲涇水令以清正聞有書



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好鄭元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之于博士之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翁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惟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恆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遠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自囚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

氏姓譜

卷六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墻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刃所傷至于顛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贖輒辭不受每閑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于家年四十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張胄元勃海蓀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嘏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歷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元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元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



胄元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洛下閎改顛頊歷作太初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胄元所爲歷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趨古獨用者有七事凡此皆胄元獨得于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官

**周**

張興東鹿人性忠勇爲饒陽裨將不肯從史思明亂且責之思明怒錮解之興罵不絕口軍中爲之改容

張長遜京兆櫟陽人精馳射在隋爲里長以平陳功擢上

開府累遷五原郡通守遭亂附突厥突厥號爲割利特勒

氏姓譜 卷六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義兵起以郡降卽拜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徙封范陽時梁師都薛舉請突厥兵南度河長遜矯作詔與莫賀咄設以伐其謀會唐使亦至突厥兵不出武德元年詔右武侯驍騎將軍高世靜聘始畢可汗至豐州而始畢死詔留金幣不遣突厥怒出兵南至河長遜遣世靜出塞勞之且若專致賄賜者虜引還投搃官改楊國公及討薛舉不待命輒引兵會賜錦袍金甲或譖長遜居豐从恐與突厥爲唇齒乃請入朝授右武侯將軍徙息國公加賜官人緜千段屬有疾高祖親問之後竇軌率巴蜀兵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夔二總管政以惠稱貞觀十一年卒

張公謹字宏慎魏州繁水人爲王世充涑州長史與刺史

崔樞挈城歸天子授檢校鄒州別駕累遷右武侯長史未



知名李勣尉遲敬德數啟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于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爲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隱太子死其徒攻元武門銳甚公謹獨閉關拒之以功授左武侯將軍封定遠郡公實封一千戶貞觀初爲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後副李靖經畧突厥條可取狀以聞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璽詔慰勞進封鄒國公改襄州都督以惠政聞卒官下年四十九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于內安有所避遂哭之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諡曰襄十三年追改鄒國公子大素龍朔中歷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終懷州長史次子大安上元中同中書門下三品章懷太子令與劉訥言等共註范曄漢書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太子廢故貶爲普州刺史終橫州司馬子悱仕元宗時爲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修所闕累擢知圖書括訪異書使進國子司業以累免官

張士貴隴州盧氏人本名忽啤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隋大業末起爲盜高祖移檄招之士貴卽降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遊耳進封虢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于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張元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卽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



史不拜聞江都已弒始爲建德黃門侍郎賊平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卽位問以政奏對明敏帝稱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元素上書曰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于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探其餘可知矣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于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興同歸于亂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官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謂何帝顧房元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元素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四

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卽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挺聞元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元素上書太子不納又上書曰周公資聖人而握沐吐餐下白屋况下周公之人哉殿下睿質天就尙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宏智皆宿德鉅髦兼識政機望數名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雕蟲小技正可間名代博奕不宜屢也騎射畋游褻戲酣歌悅耳目移情靈不可以御夫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于此帝知數裁正太子頻擢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友元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卽便誠艷嬖何足顧哉上惟東宮之重高署賢才爲寮佐今乃不得進見將何以朝納誨夕補遺哉



太子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槌狙擊危脫死嘗聞宮中擊鼓叩閣正言太子出鼓對元素破之既不懷醜德日聞元素不能已上書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廢元素坐除名爲民頃之名授潮州刺史徙鄧州訖不復親近高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始元素與孫伏伽在隋皆爲令史太宗嘗謂元素宦立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見帝曰君子不失言于人明主不失言于戲故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斬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昨問元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司元素出不能徒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咸共驚怪唐家創業任官以才卜視庸保量能並用陛下以元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臣使辭窮負恥欲責其仗義死節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隋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後爲王世充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穀熟尉家貧代計吏集京師擢制舉乙科改陳倉尉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朕將用之銳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爲能謂房元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累遷給事中帝嘗謂羣臣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



不是尊公等名舜禹湯武得稷禹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  
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茲事朕皆兼之行成退疏曰有隋  
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  
能比數雖然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材  
奚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帝  
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謂曰  
吾乃送公衣錦過鄉邪合有司祠其先墓行成薦里人魏  
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皆以學行聞太子召見以其  
老不可任以事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詔行在帝見悅甚  
賜勞尤渥還爲河南巡察大使稱旨檢校尚書左丞是歲  
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監國對百  
寮日決庶務旣爲京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爲忠遷侍  
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卽位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時晉州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六

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  
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  
參承起居或伺閒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  
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  
拜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  
行成懼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乖罪已之義此在朕  
寡德非宰相咎乃賜宮女黃金器勅勿復辭行成固請帝  
曰公朕之舊奈何舍朕去邪泣然流涕行成惶恐不得已  
復視事未幾卒于尚書省舍年六十七詔九品以上就第  
哭比斂三遣使賜內衣服尚宮宿其家護視贈開府儀同  
三司并州都督祭以少牢諡曰定宏道元年詔配享高宗  
廟廷

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隋相州刺史皖城郡公威孫父



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高祖從外孫也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衛郎將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方疆每有求取所遣書輒稱詔救邊吏奉承不敢卻及儉獨拒不受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賑贍免飢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于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磧北者親戚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遽奏思結叛朝廷議進討時儉以母喪奪服爲使者撫納之儉單騎入其部名酋帥慰諭推腹心咸匍匐歸命因舉徙代州遂檢校代州都督儉勸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實儉恐虜易驕乃建平糴法入之官虜悅喜由是儲斛流贏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坐事免詔白衣領職營州部與契丹奚靺鞨諸蕃切眄高麗引衆入危儉率兵破之俘斬畧盡復拜營州都督太宗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進畧地至遼西川漲久未度帝以爲畏懦名還見洛陽宮陳水草美惡山川險易並久不進狀帝悅拜行軍總管使領諸蕃騎爲六軍前鋒時高麗侯者言莫離支且至帝詔儉自新城路邀擊虜不敢出儉進度遼趨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累封皖城郡公後改東夷校尉官爲都護府卽以儉爲都護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謚曰密儉兄太師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弟延師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性謹畏典羽林兵三千年未嘗有過卒贈荊州都督謚曰敬陪葬昭陵儉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張仁愿華州下邳人本名仁直以睿宗諱音近避之有文

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宏霸者稱后乃彌

勒佛身又鳳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爲皇太



子邀仁愿聯章仁愿正色拒之後王孝傑爲吐刺軍總管與吐蕃戰不利仁愿監其軍因入言狀孝傑坐免擢仁愿侍御史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爲右肅政臺中丞詔仁愿卽叙其麾下功臣愿先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劾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貶爲崇仁令以仁愿代爲中丞檢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趙定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引去矢著其手武后遣使勞問賜藥注傅遷并州都督長史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會穀貴多盜仁愿一切捕殺皆積府門畿甸震懾無敢犯先是賈敦蹟嘗爲長史有政績時人爲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旣至賊已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元

去引兵踵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時默啜悉兵西擊突厥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祠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滅鎮兵數萬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平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恆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景



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春還  
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爲賦詩祖道賞賚不貲遷鎮軍大將  
軍睿宗立致仕加兵部尚書廩祿全給開元二年卒贈太  
子少保仁愿爲將號令嚴明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  
直功罪後人思之爲立祠受降城師出輒享焉宰相文武  
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  
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  
勣爲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籥吾所不及因極推引再  
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爲戶部侍郎于制兄弟不並臺  
閣出爲雲陽令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乾封二年遷  
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遂與勣同爲宰相俄知左史事  
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廐馬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元

萬匹帑厝寢虛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  
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  
減半夫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人罔常懷懷于有仁臣  
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鑒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  
緡錦百段爲改廐馬數千改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  
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  
囚相與齋禱願急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胄後拜侍中  
兼大子賓客諸囚聞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  
嘗回容諸司奏議悉心糾駁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佗宰相  
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  
卽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卧家自力請  
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二虜  
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詔可初同列



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諡懿以嘗事孝敬皇帝詔陪葬恭陵四子潛爲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韋溫誅涉爲亂兵所殺張文瓘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貞觀中爲治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頌優制褒美拜戶部侍郎坐房遺愛從母弟出爲建州刺史州尙淫祀不立社稷文瓘丁教曰春秋二社本于農今此州廢不立尙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神在于敬可以致福于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卒于官

張珪河南濟源人慷慨有志尙第進士補白水尉舉制科異等累遷監察御史按劾平直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管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佛祠于白司馬坂作大象珪諫以爲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爲塔極冶之金爲象然猶有爲之法不足高也填塞澗穴覆壓蟲蟻且巨億計工員窮窶驅役爲勞飢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匄自贍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賣以充非浮屠所謂隨喜者今天下虛竭蒼生彫弊謂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之名見長生殿賞慰良厚因是罷役會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荆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珪上書中宗納之神龍初詔白司馬坂復營佛祠珪奉詔抵河北道出其所見營築勞亟懷不能已上書切爭帝不省尋爲中書舍人再遷禮部侍郎元宗開元初大旱關中飢詔求直言珪上疏曰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道登端士放佞人屏後宮減外廐場無蹴鞠之玩野絕從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成矜恤惇獨薄徭賦去



淫巧捐珠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  
帝馮怒風雨迷錯荒饑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  
足恤而億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繫  
禍福之原奈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清耳以聽刮  
目以視冀有聞見何遽孤其望哉再遷黃門侍郎監察御  
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珽珽執奏御史有謹當殺殺之  
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王琚持節巡天兵諸軍方還  
復詔行塞下議者皆謂將襲回紇珽珽陳五不可又請復  
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然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十  
道時遣使齎繒錦至石國市犬馬珽珽曰犬馬非土性弗  
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願省無益之  
故赦必然之急天下之幸坐漏禁內語出爲沔州刺史頻  
徙蘇宋魏三州初景龍中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封戶多在河南河北調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者雖水旱  
得以蠶折租珽珽謂兩道倚大河地雄奧股肱走集宜得  
其歡心安可不恤其患而殫其力若以桑蠶所宜而加別  
稅則隴右羊馬山南椒漆山之銅錫鉛錯洵之蜃蛤魚蠃  
水旱皆免寧獨河南北外于王度哉願依貞觀永徽故事  
準令折免詔可在官有威化入爲少府監封范陽縣男以  
太子詹事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謚貞穆珽珽偉姿儀善入  
分書與李邕友善及邕躓于仕累表薦之人尙其方介云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  
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謏名較覆  
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后遣暑  
三陽宮沔秋未還說上疏曰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  
之隔磬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



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餼太倉武庫並在  
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邱奈何棄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  
僻處臣竊爲陛下不取后不省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  
魏元忠援說爲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州  
中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  
免旣暮詔起爲黃門侍郎固請終制祁陳哀到時禮俗衰  
薄士以奪服爲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除喪復爲兵  
部兼修文館學士睿宗卽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  
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決詔說往按一夕而  
罪人得乃誅張靈均鄭愔餘註誤悉原帝嘉勞之元宗爲  
太子說與褚元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  
急兵入宮爲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蜚禍塞矣帝悟  
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卽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  
崔湜等爲宰相以說不附已授尙書左丞罷政事爲東都  
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囚使以佩刀獻元宗請先決策  
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名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  
始武后末年爲潑寒胡戲中宗嘗乘樓縱觀至是因四夷  
來謁復爲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  
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  
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狄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  
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  
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  
是遂絕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爲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  
坐累徙岳州停實封說旣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



時瓌子頹爲相因作五君詠獻頹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  
致之類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睿有勲不宜棄外遂  
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  
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勅  
齋稿卽軍中論譔朔方軍大使王峻誅河曲降虜附阿布  
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  
詣其部宿帳下名見酋豪慰安之由是九姓遂安峻後討  
南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畧時党項羗亦連兵攻銀  
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疆胡  
自相猜夜鬪待賓遁入鐵建山餘衆奔潰說招納党項奏  
置麟州以安羗衆名拜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  
詔爲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  
康願子反自爲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木盤

姓氏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山禽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于唐鄧仙  
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戶說以時平無事  
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爲疑說請以閤門百口爲保帝  
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畧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彊  
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  
彊京師後所謂躡騎者也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  
奏由河東入京師有漢武雒上祠此禮廢濶歷代莫舉願  
爲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遽進中  
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名說  
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爲  
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  
士知院事東封還爲尙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  
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



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趙階入五品  
從兵惟加勲而不賜衆怨其專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游  
戶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  
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與蘇頲等分治選事有所論請  
說頗抑之于是銓綜失叙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  
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間引僧道岸  
窺調時事旨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說勢市權  
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其言醜慘帝怒詔乾曜隱  
甫刑部尙書韋抗卽尙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  
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寃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  
垢面席囊家人以瓦器饋脫粟塩蔬爲自罰憂懼者力士  
還奏且言說往納忠于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說中書令誅  
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旣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  
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  
始爲相時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鄣塞帝曰朕  
待王君奘計之後君奘破吐蕃于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  
上雋州鬪羊以申諷諭曰使鬪而不解立有死者帝識其  
意納之賜綵千匹後瓜州失守君奘死十七年復爲右丞  
相遷左丞相上日勅所司供帳設樂內出醪饌帝爲賦詩  
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卒年六十四爲停正會贈太  
師諡曰文貞羣臣駭異未決帝爲製碑諡如太常繇是定  
說敦氣節立然許喜推後進于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  
東宮所與秘謀密計甚衆後卒爲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  
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  
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尙經術



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爲文屬思精壯長于  
碑誌世所不逮旣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  
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間雖致仕一歲亦修史于家始帝欲  
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  
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  
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闕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  
九人長孫無忌以元弼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珠  
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于是引鷓鴣同飲時伏其有  
體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饌太厚無益國  
家者議白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或興  
池館或尙聲色今陛下崇儒尚道躬自講論詳延豪俊所  
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堅說常  
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說沒後帝使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就家錄其文行于世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  
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  
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廷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  
道侔伊吕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元宗卽位未久見九齡  
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  
郊醜蓋敬天命報所受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  
行大報考之經義或有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  
內附兵革用弭乃怠于事天恐不可訓願以迎日之至升  
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俄遷左補闕九齡有  
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  
平允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  
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



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  
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  
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于殊  
恩胥史乃濫章黻恐四方失望公宜審計又勸以宇文融  
新用事辨給多詐不可以忽說不聽俄爲融等病詆幾不  
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老不肯去鄉  
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  
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名爲秘書  
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  
乃名九齡爲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  
詔不許以其弟九皋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  
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  
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  
上言費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  
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單  
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  
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  
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  
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尙書九齡執曰不可又欲賜  
實封九齡曰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  
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  
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  
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  
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尙書  
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



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  
賦自况帝雖優答然卒以尙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  
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  
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  
流濱州死于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  
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  
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  
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進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  
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  
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公王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鑿十  
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深昇卿盧  
貽善世稱其交能終始者及爲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  
帝在位久怠于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七

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  
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  
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  
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廷曰亂幽  
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  
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  
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  
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  
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  
于韶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焉  
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贈司徒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  
爲伊闕合會祿山盜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僞官賊平擢太  
子贊善大夫九齡弟九皋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



張仲方九齡曾孫也生岐秀父友高郢見異之曰是兒必  
爲國器使吾得位將振起之貞元中擢進士宏辭爲集賢  
校理以母喪免會郢拜御史大夫表爲御史進累倉部員  
外郎會呂溫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實坐斥去仲方以  
溫黨補金州刺史宦人奪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  
入爲度支郎中吉甫卒太常諡恭懿博士尉遲汾請諡敬  
憲仲方挾前怨未已因上議曰士之諡考大節畧細行善  
善惡惡一言而足按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取容叠致  
台衮寡信易謀事無成功且兵凶器不可從我始至以伐  
罪則邀必成功今內有賊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蠱之臣師  
徒暴野農不得在疇婦不得在桑耗賦殫畜尸僵血流齒  
豁成岳毒痛之痛訴天無辜階禍之發寔始吉甫又言吉  
甫平易柔寬名不配行請俟蔡平然後議之憲宗方用兵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疾其言之醜許貶爲遂州司馬稍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  
敬宗立李程輔政引爲諫議大夫帝時詔王播造競渡舟  
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方見延英論諍堅苦帝爲減三  
之二又詔幸華清宮仲方曰萬乘之行必具葆衛易則失  
威重不從猶見慰勞鄂令崔發以辱黃門繫獄逢赦不見  
宥仲方曰恩被天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發由是不死  
太和初出爲福建觀察使名還進至左散騎常侍李德裕  
秉政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德裕罷復拜常侍李訓之變  
大臣或誅或繫翌日羣臣謁宣政牙闔不起羣臣錯立朝  
堂無史卒贊候从乃半扉啟使者傳名仲方曰有詔可京  
兆尹然後門闢喚仗于時族夷將相驢足旁午仲方皆密  
便識其尸俄許收葬故齒骸不相亂已而禁軍橫多撓政  
仲方勢笨不能有所繩劾宰相鄭覃更以薛元賞代之出



爲華州刺史名入授秘書監人頗言覃助德裕攢仲方不用覃乃擬丞郎以聞文宗曰侍郎朝廷華選彼牧守無狀不可得但封曲江縣伯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諡曰成仲方確正有風節旣駁吉甫諡世不直其言卒不至顯旣沒人多傷之始高祖仕隋時太祖方幼而病爲刻玉像于熒陽佛祠以祈年久而祠晦仲方在鄭勅吏治護鏤石以聞傳于時

張延賞嘉貞子雖早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九器許以女妻之肅宗在鳳翔擢監察御史辟署闕內節度使王思禮府思禮守北都表爲副入遷刑部郎中始元載被用以晉卿力故厚遇延賞薦爲給事中御史中丞大歷初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里墟榛延賞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闕完雄有

民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完

詔褒美以治行第一名還會李少良劾元載陰罪載斥其狂下御史臺治訊而延賞適拜大夫不滿所私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宅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爲乃具舟遣之勅吏爲修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于舊瓜步舟臚津湊而遙繫江南延賞請度屬揚州自是行無稽壅會母喪免服除累拜荆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朏襲成都爲亂延賞奔鹿頭戍朏亂不設備延賞謀知之遣將叱干遂捕斬朏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三蜀疲罄及乘輿臨狩糜用百出後更郭英又崔寧楊子琳亂益於僭公私蕭然延賞事爲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踵道及次梁倚劍蜀爲根本卽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劍南李晟總神



策軍成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爲尙書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爲韓滉讖擢命滉移書道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于帝于是復拜平章事旣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晟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不許婚衅未忘也先時吐蕃尙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時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雲逵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蕃背約劫渾城將校多沒如晟等策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單

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尙書崔漢衡劉沘代攝時議遣劉元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併省其員悉收粟科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卽詔上州留上佐錄事參軍司戶司兵司士各一員餘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土上縣令尉具中縣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錄判官赤縣丞簿尉各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內外始怨元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是年除吏一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訾謗浸淫聞于上延賞懼請詔州縣或考先滿或攝掌遇停限而官見乏者聽在所擇省員有幹譽者權補以才不以資而大臣馬燧白志貞韋倫表言省官太甚不可行會延賞疾困不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曰成肅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



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爲任職子宏靖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才便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名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爲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廷秀娶之柬之奏古無天子取夷狄女者忤旨出爲合蜀三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請罷置郡后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四

用之必盡節于國卽名爲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亦論其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卽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尙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旣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東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間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九年贈中書令諡曰文貞授一子官柬之剛直不傳會然邃于學論次書數十篇子愿漪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姿幹瓌壯慷慨尚節義善騎射以平樂府別駕從郭虔瓘守北庭突厥侵輪臺遣守珪往援中道逢賊苦戰斬首千餘級禽頡斤一人開元初虜復攻北廷守珪從僂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輪臺夾擊賊再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爲刺史器之引與共榻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爲國重將願以子孫託可僚屬相期邪稍遷建康軍使王君奭死河西震懼詔以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礮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于是修復位署招流冗使復業有詔以瓜州爲都督府卽詔守珪爲都督州地沙墍不可藝常澗雪水溉田是時渠塌爲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

氏姓譜

卷六十七

七陽

張氏

四一

于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修復堰防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効石紀事遷鄴州刺史隴右節度使徙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加採訪處置等使契丹奚連年梗邊牙官可笑于胡有謀者前長史趙含章薛楚玉等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九廟契丹首屈刺及笑于恐懼乃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遣右衛騎曹王悔詣部計事屈刺無降意徙帳稍西北密引突厥衆將殺悔以叛時契丹別帥李過折適與笑于爭權不叶悔因間誘之夜斬屈刺及笑于盡滅其黨以衆降守珪次紫蒙川大閱軍實賞將士傳屈刺笑于首于東都三十三年入見天子會藉田畢卽酺燕爲守珪飲至帝賦詩寵之加拜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賜金綵授二子官詔立碑紀功久之復討契丹餘黨于捺祿山鹵獲不訾



會裨將趙堪白真陀羅等疆使平盧軍使烏知義度涅水邊叛奚且蹂其稼知義辭不往真陀羅矯詔者之知義與虜鬪不勝還守珪匿其敗但上克獲狀事頗泄帝遣謁者牛仙童按實守珪逼真陀羅自殺厚賂使者還奏如狀後童仙以贓敗事逮守珪以功貶括州刺史疽發背死

張獻誠守珪子也天寶末陷安祿山授僞署後事史思明將兵數萬守汴州東都平史朝義走還汴獻誠不納集所統兵以州降詔卽拜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改實應軍左廂兵馬使更封鄧國公既來朝代宗禮賜尤渥擢山南西道節度使討南山劇賊高玉禽之俄兼劍南東川節度時崔旰殺郭英又獻誠率衆戰梓州大敗大歷三年以疾歸京師舉其弟獻恭自代以檢校戶部尙書知省事病甚固乞辭位卒始獻誠喜功名爲政寬裕有機畧隨方制變而

氏姓譜

卷二十七

七陽 張氏

四三

簡廉不逮于父

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隸李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討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後爲江陵節度使樸厚不知書然推誠遇人軍中畏肅民亦便之李希然反詔與賈耽張獻甫收安州戰不利伯儀中流矢師却失所持節賊追及奮刀以禦之兩刃相嚮不得下會救至免至漢水挈野人船以達沔州潰兵至江陵哭于庭伯儀妻勞勉出其家帛給之乃定伯儀收散卒還久之除右龍武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既請諡博士李吉甫議以中興三十年而兵未戢者將帥養寇藩身也若以亡敗爲戒則絕干戈者必圖萬全而不決戰若伯儀雖敗而其忠可錄遂諡曰恭

張籀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有大志視經史猶漁獵然好王霸大畧小事吳競競器之游京師未知名率嗜酒鼓



琴自娛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卽返不及世務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已重聞鎬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歷侍御史元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尋詔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賊圍宋州張廵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間邱曉趣救曉復撓逗留不肯進比鎬至淮口而廵已陷鎬怒杖殺曉帝還京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捕平殘寇史思明提范陽獻順款鎬揣其僞密奏曰思明勢窮而服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臨難必變宜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四

追還宿衛書入不省時宦官絡繹出鎬境未嘗降情結納自范陽滑州使還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無經畧才帝以鎬不切事機遂罷宰相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如鎬言名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嗣岐王珍第貶辰州司戶叅軍代宗初起爲撫州刺史遷洪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騷鎬遣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梟之沈千載者新安大豪連結椎剽州縣不能禽鎬遣別將盡殄其衆改江南西道觀察使卒鎬起布衣二暮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產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爲舊德云

張鑑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亂五十孫也父齊邱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益以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



表爲元帥府判官遷累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誥令誥宦人也銜之構樅罪銜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銜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樅縱免死而銜坐貶黑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于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樅得流銜貶撫州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張鎬表爲判官遷屯田右司二員外郎居母喪以孝聞不妄交游特與楊綰崔祐甫善大歷初出爲濠州刺史政尙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李靈耀反銜團閱鄉兵嚴守禦有詔褒美擢侍御史兼緣淮鎮守使以最遷壽州刺史歷江西河中觀察使不闕旬改汴滑節度使以病固辭詔留私第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銜因奏減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四

堂飡錢及百官廩奉三分一以助用度時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詔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銜以爲禮輕恐士不勸復詔州縣吏以絹百匹粟百石就家致聘佐時卒不至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爲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銜奏言貞觀時著有奴告主者斬頃者長安令李濟萬年令霍晏因奴婢坐譴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今子儀冢土僅乾兩壻前已得罪縱復繼之陛下責武臣討賊假令實犯法尙宜錄勲念亡况事起于奴邪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銜名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盧杞忌銜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成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卽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叢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



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其  
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  
爲柝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頃之與吐蕃相尙結贊盟  
清水約牛馬爲牲鎰恥與盟將末殺其禮乃給語吐蕃以  
羊豕犬代之帝幸鳳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而營將李  
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齊映等謀曰楚琳必爲  
亂乃遣屯隴州楚琳知之稽故未行鎰以帝在外心憂惑  
謂已亟去不爲備楚琳夜率其黨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  
亂軍中多爲指導齊映與齊抗獲免鎰及二子縋城走未  
三十里皆爲候騎所執與屬官王洺張元度柳遇李淑皆  
死詔贈鎰太子太傅所撰有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  
卷孟子音義三卷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父玠少任俠安祿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吳

山反使李廷偉脅徇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迎館之玠率  
豪桀段絳等集兵將斬以徇擇木不許惟司兵參軍張孚  
助其謀乃殺廷偉并其黨以聞擇木孚皆受賞而玠去之  
江南不自言功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尙氣自許以  
功名顯李光弼鎮河南盜起蘇常間殘掠鄉縣代宗詔中  
人馬日新與光弼麾下皆討建封見中人請前喻賊可不  
須戰因到賊屯開譬禍福一日降數千人縱還田里由是  
知名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  
不樂職輒去令狐彰節度滑亳奏置募府彰不朝覲建封  
非之往見轉運使劉晏晏奏試大理評事使筦漕務歲餘  
罷時馬燧爲三城鎮過使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  
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卽表  
其能于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李



希烈既破梁崇義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  
名宰相選代昭者杞倉卒不假取它吏卽白用建封希烈  
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卽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  
之希烈遣將楊豐齎偽赦二昇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至  
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僞書于行在少游聞之  
恚汗不自處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  
烈又署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  
壁霍邱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遷團練使帝還自梁少游卒  
憂死進兼御史大夫濠壽廬觀察使是時四方尙多故乃  
繕陣隍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票帥悍卒來戰建封皆  
沮呶之賊平進封階又任一子正員官貞元四年拜御史  
大夫徐泗濠節度使始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獨孤華  
代之地迫于寇常困感不支于是李泌建言東南漕自淮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四

達諸汴徐之塌橋爲江淮計口今徐州刺史高明應甚少  
脫爲李納所并以梗餉路是失江淮也請以建封代之益  
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帥又賢卽縉青震矣帝  
曰善由是徐復爲雄鎮久之檢校尙書右僕射十三年來  
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詔會朝起大夫班以示殊寵建  
封賦朝天行以獻帝眷遇異等賜名馬珍具是時宦者主  
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壓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數但稱  
宮市則莫敢誰何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間爲  
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答曰殘逋  
積負決無可歛雖蠲除之百姓尙無所益又陳河東節度  
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徵皆病不能事左右得以爲姦右金  
吾大將軍李翰好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悉嘉可未幾  
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元巳賜宴曲



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邊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燧  
渾瑊劉元佐李抱真等勲寵卓越未有以詩餞者帝又使  
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爲况建  
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  
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治徐凡十年躬于所事  
一軍大治善客人過至健黠亦未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  
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  
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子愔始  
以蔭補虢州參軍事

張鷟字文成深州陸澤人兒時慧悟絕倫夢一大鳥紫文  
止其庭大父曰吾聞鳳五色赤文今紫文鷟鷟也是子以  
文章瑞朝廷命以鷟名及長博覽羣書調露初登第考功  
蹇味道稱所對策天下無雙授岐王府參軍又應下筆成  
氏姓譜

卷六十七

七陽

張氏

吳

章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凡入舉皆冠調長安尉遷鴻  
臚丞四參選部判策皆最員牛干稱其文辭猶青銅錢萬  
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劉奇薦爲監察御史性褊躁不持  
士行語多譏刺時政正人端士罕所許與姚崇尤惡之開  
元初爲同僚李全交劾貶嶺南李日知以爲太重得內徙  
後終司門員外郎其爲文下筆敏速浮艷少理多論著頗  
雜派諸遠近皆誦習之中人馬仙童自默啜還言鹵間文  
成在否國有此人何不能用新羅日本東土諸蕃使至必  
出金貝以購其文聲名遠播如此

張薦字孝舉鷟之孫也薦敏銳有文辭能爲周官左氏春  
秋初爲顏真卿歎賞大歷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才任  
史官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以母老辭不就喪除禮  
部侍郎于郤以聞召充史館修撰兼陽翟尉真卿爲李希



烈所拘遣兄子覲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內客省不得出  
薦上疏廬杞持之不報朱泚反詭姓名伏匿城中著史道  
先生傳京師平擢左拾遺詔復用杞爲刺史薦與陳京趙  
需等論杞姦惡傾覆不當用入對挺確德宗納之貞元元  
年帝親郊時更兵亂禮物殘替用薦爲太常博士參綴典  
儀畧如舊章刑部尚書闕播持節送咸安公主于回紇以  
薦爲判官還遷工部員外郎久之擢諫議大夫復爲史館  
修撰方裴延齡用事中傷俊良建白無不當帝意薦將疏  
其惡延齡知之言于帝曰諫議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  
善惡二者不可兼薦改秘書少監延齡必欲以罪斥廢之  
會遣使冊回鶻毗伽懷信可汗使薦至回鶻還爲監吐蕃  
贊普死擢薦工部侍郎爲弔祭使薦占對詳辯三使絕域  
始兼侍御史中丞後大夫次赤嶺被病卒年六十一吐蕃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兗

傳其柩以歸順宗立問至贈禮部尚書諡曰憲薦自拾遺  
至侍郎凡二十年常兼史館修撰初貞元時京師旱帝避  
正殿減膳薦白限日以應古制及定昭德皇后廟樂遷獻  
懿二祖定太儀號大臣祈廟鼓吹法莫不參裁諸儒謂博  
而詳所著書百餘篇子又新孫讀字聖用幼穎解大中時  
第進士鄭薰辟署宣州幕府累遷禮部侍郎中和初爲吏  
部選牒精允調者再留二年詔可榜其事曹門後兼宏文  
館學士判院事卒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業儒  
不顯乃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李暉伐劉  
展署爲部將效首萬級累攝壽州刺史舒盧壽都團練使  
州送租賦詣都至穎爲盜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  
不得戰悉擒之盡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還其



家不能自致者給船車以遣真拜刺史兼淮南節度副使而節度崔圓忌之失刺史改鴻臚卿使將千人鎮壽州不以爲恨時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駐濠州陰窺淮南圖使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卽移戍當塗賊陳莊陷舒州圓又合攝舒州刺史督淮南盜賊窮破株黨大歷三年名見代宗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囚前曰陛下以一許杲名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殆爲我了杲事且當大用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督盜淮南萬福至州杲懼徙屯上元過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討未至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循淮鈔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免者十三還所剽于民元甫將厚賞士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煩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褒美賜具衣宮錦十雙

氏姓譜

卷十七

七暢

張氏

五

久之詔以本鎮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萬福詣揚州還所領兵會元甫死諸將願得萬福爲帥監軍使邀請之對曰我非幸人勿以此待我遂去以利州刺史鎮咸陽且留宿衛李正己反屯兵埭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于岸悉發漕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魏州飢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將米百車饒之贖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爲杜亞所忌各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爾昏耄何邪各圖形凌烟閣數賜與並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閣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



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萬福自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蒞凡九州皆有惠愛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太祝久次遷秘書郎韓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藉爲詩長于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張道源并州祁人名河以字顯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卧屍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隋末政亂辭監察御史歸閭里高祖興署大將軍府戶曹參軍至賈胡堡復使守并州京師平遣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褒美封累范陽郡公淮安王神通畧定山東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五

令守趙州爲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搆賊心脅郎詒諸將率兵影接俄而賊平還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無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爲也更資以衣食遣之天子見其年者拜綿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道源雖官九卿無貲產比亡餘粟二斛詒賜帛三百段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皆舉進士

張巡字巡鄆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叵知也開元末巡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由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不屑見楊國忠更調真源合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



朔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  
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陷宋  
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  
巡率吏哭立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  
守嗣吳王祗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  
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  
邱令盧諶所殺賁引軍進至雍邱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  
時雍邱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  
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  
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祗聞承制拜賁  
監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邱賁趨門爲衆躡死巡馳騎決  
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牋祗府祗  
乃舉充以東委巡經畧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五

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  
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  
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  
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  
帶甲食裹劓鬪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  
善巡至城下情諸巡曰本朝危感兵不能出闕天下事去  
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  
曰古者父死于君義不報子乃衛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  
圖吾見君頭于通衢爲百世笑奈何潮赦然去當此時王  
命不復通大將六人自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  
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  
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  
益勸會糧乏潮餉賊益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



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塩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及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四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四人傳賊命指巡巡斬以徇餘繫送祗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人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于是河南節度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五

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道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才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閭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于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尙危園陵孤外渠可吝賞與貲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食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幘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



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各登城讓  
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  
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閭吏部郎中巡  
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  
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勲以此痛恨聞  
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出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  
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  
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  
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披甲引拓羯  
千騎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縱勇士數千人墮中持鉤陌刀  
彊弩約日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爲備城上譟伏發禽之  
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眙乃  
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刺蒿爲矢中者喜謂巡

姓氏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四

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  
月復圍城初雖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餽濮  
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卽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  
一勺醜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羸劣不能穀救兵不  
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巡出鉤干拄之使不得進篝火焚  
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敢攻穿壕  
立柵以守巡士多飢死者皆瘦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  
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  
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  
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  
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暮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  
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鬪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  
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



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涕去俄牽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尙衡次彭城皆翫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遣布數千端霽雲凌罵馬上請決死聞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旨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雖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五

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屠矢著髀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資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啟門驅賊牛數百人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瀆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从



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  
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  
入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  
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閭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  
害巡年四十九身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  
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藁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  
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  
萬巡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  
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  
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  
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耳其械甲取之  
于敵未嘗自修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  
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五

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旰飭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  
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旣盡而及婦  
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遣民止  
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  
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  
度犄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  
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于時巡蔽遮江淮汨賊勢天  
下不亡其功也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  
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  
陽雍邱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玢婺  
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  
功効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又  
贈姚閭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宅子去疾遠



予覬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烟閣雖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張興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趨而辯爲饒陽裨將安祿山反攻饒陽興開張福福魯曉敵人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滄趙已陷史思明引衆傅城興環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顏一已那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爲誠思明曰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爲國掃除反爲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吾上起兵二十萬直趨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幽谷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

氏姓譜

卷六十七

七陽

張氏

七

桀紂秦隋窮人力舉四海與爲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德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卽禽耳思明怒銳解之且死罵曰吾能哀疆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爲改容

張仵本爲澤潞將守臨洛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根且盡救不至仵悉名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爲賞願以是女賣直爲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敗之仵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金吾衛大將軍未拜卒贈尙書右僕射軍中議立其子重政母徐及兄號訴不肯從奔告淮南節度使王鏐乃免詔嘉其忠起爲金吾衛大將軍委鏐處以劇職封徐魯國夫人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畧



地不暴其閭倚全者百許姓後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  
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  
于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柏高祖  
遣使者就弔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張琇河中解人父審素爲雋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  
戰級私庸兵元宗疑之詣監察御史楊汪卽按纂仁復告  
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于是汪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  
雋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  
章雪審素罪旣而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  
之沒其家琇與兄理尙功徙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  
理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狙萬頃于魏王池墮斫其馬萬  
頃驚不及鬪爲琇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奔江南  
將殺構父罪者然後詣有司道汜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五

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  
謂然謂九齡曰孝子者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  
虧律凡爲子孰不願孝轉相仇殺遂無已時卒用耀卿議  
議者以爲寃帝下詔申諭乃殺之臨刑賜食理不能進琇  
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閱之爲誅揭于道歛  
錢爲葬北邙尙恐仇人發之作疑冢使不知其處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列二  
子書爲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  
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  
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補尉會赦還以親  
旣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叟著元貞子亦以自號  
有章詣者爲撰內解志和又著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  
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



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櫻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舂無忤色常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元真坊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閤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常賜奴婢各一志和醜爲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望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蒼雲間辨捷類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管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隨爲武陽令俗愛利爲行元武民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五

以牝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爲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壻家牛我無豫卽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壻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允濟過道傍有姥廬守所蒔葱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名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旣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無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于是糧屈吏食槐葉藁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卒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文慶北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居



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見之爲泣下奇其操謂文度曰古不親教子吾爲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又從熊安生劉焯等受經貫知大義仕隋爲餘杭令以老還家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夔以禮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宮帝賜食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太子以士衡齊人也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瓌之凶險駱提婆之佞韓長鸞之虐皆奴隸才是信是使忠良外誅骨肉內離剝喪黎元故周師臨邠人莫爲之用此所以亡復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清靜仁恕耳如貪琳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于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爲君仁爲臣忠爲子孝則福祚永反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以是規之然不能用也太子廢給傅罷歸

鄉里卒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李

張後胤字嗣宗蘇州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冲陳國子博士入隋爲漢王諒并州博士後亂甫冠以學行禪其家高祖鎖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義寧初爲齊王文學封新野縣公武德中擢員外散騎侍郎賜宅一區太宗卽位進燕王諮議從王入朝名見初帝在太原嘗問隋暹將終得天下者何姓答曰公家德業天下繫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撝可定然後長驅闕右帝業可成至是自陳所言帝曰是事未始忘之乃賜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許臣之功過于先聖帝爲之笑令羣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受大誼于君今尙託之後胤頓首謝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爲已力罪也帝大悅遷燕



王府司馬出爲陸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疆力問欲何官  
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授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亂顛  
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遷散騎常侍永徽中致仕加金紫  
光祿大夫朝朔望祿賜防閣如舊卒年八十三贈禮部尙  
書諡曰康陪葬昭陵孫齊邱歷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終  
東都留守諡曰貞獻子鎰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才  
昌齡以科廢久固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貞觀末翠  
微宮成獻頌闕下名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  
曰昔禰衡潘岳矜已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于  
前副朕所求乃勅于通事舍人裏供奉俄爲崑山道記室  
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賀蘭敏之奏豫北門修撰卒昌宗  
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六

張無羣字君選句章人性篤孝父死七日絕漿三年不懶  
廬墓有醴泉芝草之瑞官至中散大夫遷和州刺史

張盪晉州人號洪崖子隱姑射洞中仙書秘典無所不通  
唐開元中元宗名問曰先生長嘯可得聞乎卽應聲而發  
拜官不受還山絕粒服氣洪州大疫有狂道士市藥病者  
立愈元宗詢之意必盪果然三名不至天寶末忽大雨尸  
解乾元中詔立應聖官奉肅宗以盪配焉

張一行張公謹之孫自幼聰慧師事普寂禪師出家剃染  
于嵩山見高僧盧鴻文一覽成誦因窮大衍歷數得其精  
妙唐元宗聞之名問曰卿何能對曰善記覽卽以官中籍  
示之覽畢如素所習讚元宗呼爲聖人漢洛下閎造大衍  
歷云歷八百歲當差一日有聖人出而定之一行當其期  
乃造大衍歷而正其差諺卒諡大慧禪師



張無夢永嘉開元觀羽士唐元宗召對講易謙卦上問曰  
獨說謙卦何也無夢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復命謙  
還元篇敷對詳明元宗大悅宸翰特賜以詩寵其還山  
張從申吳人善書世稱獨步擢第爲秘書省正字弟從師  
從儀從約皆工書得右軍風規人謂四絕云

張韋琅邪人嘉興軍華亭令吏民初犯書罪由於籍聽其  
自新再犯則舉籍勘照按論不宥府有征需量力受數稍  
至浮濫輒爲禡去有以干乞至境上者聞民歌曰華亭君  
來幾時免我疾苦餘我飢其人曰愷悌之政安可撓耶不  
謁而去

張宏字敬禮吳人善篆隸飛白書妙絕當世人稱其飄若  
游雲激若飛電有飛仙舞鶴之態常帶烏巾人號張烏巾  
歐陽詢謂張烏飛白論入神品小篆亦入能品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六

張僧繇唐人丹青絕代常于安王寺畫二龍于壁上不點  
睛云點即飛去人試點之須臾雷電交作一龍破壁而去  
不點者在焉

張藻字文通唐人善畫嘗手握雙筆齊下一爲生枝一爲  
枯枝生枝則潤含春澤枯枝則乾裂秋風世人號爲神品  
自撰繪境一篇官至祠部員外郎

張常洵字巨川句容人父璋爲建州司戶建中四年卒常  
洵廬于墓者三年墓側生瑞芝十二莖守土者表聞旌異  
之其從孫公挺亦以孝稱人謂張世孝云

張贛清河人乾寧二年趙觀文榜進士第授校書郎調樸  
陽尉遷犀蒲令僞蜀主建開國拜膳部員外郎後爲金堂  
令王衍造大慈寺觀壁間題詩愛賞久之問誰爲左右以  
贛對因給札令以詩進贛上二篇衍尤嘉重將召知制誥



宋光嗣以其輕傲駢馬宜疏之由是止賜白金千兩贖生而秀穎幼能篤什有登單于臺詩知名當世

張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為雄武軍使陳行泰殺史元忠宰相李德裕計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少須下且有變帝許之未報果為張絳所殺復誘

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是時回鶻為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

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絳皆游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

朝廷舊矣德裕曰即以為帥軍得無復亂乎答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絳者德裕入白帝曰行泰等邀節不可

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擢兵馬留後而詔撫王領節度詔下絳果為軍中所逐即拜仲武副大使檢

校工部尚書蘭陵郡公會回鶻特勒那頡頏擁赤心部七千帳進逼漁陽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別將游奉寰等率銳

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它旗纛不勝計遣吏獻狀進檢校兵部尚書始回鶻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訶刺

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諜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

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留不遣使失師期回鶻人馬多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

往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為銘

揭碑廬龍以告後世大中初又破奚北部及山奚俘獲雜畜不貲擢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曰莊子

方直以右金吾將軍襲節度留後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六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世爲軍校張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馬使爲衆立爲留後天子報可未幾檢校散騎常侍爲節度使累進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龐勛以徐州反上書欲遣弟允皋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益二萬斛佐用度詔嘉美賜玉帶寶器執錦進兼侍中咸通十二年以疾甚上節印就醫藥詔聽許以子簡會爲副大使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諡曰忠烈允伸性勤儉下所安賴未嘗有邊鄙虞子十四人簡會入朝昆弟多至大將軍刺史郡佐者而軍中推張公素爲留後

張蘊古相州洹水人自幼性聰敏能背碑覆局及長博涉書傳善綴文尤曉時務與謝偃齊名爲州間所稱署幽州總管府記室遷直中書省太宗初卽位上大寶箴以諷詞載舊史始嘉納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忌其言直心有所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六

恨因鞫河內人季孝德獄言其顛病法不應坐爲御史權萬紀所劾太宗乘怒斬之尋帝亦悔因下制凡決死者命所司五覆奏自蘊古始天下病偃從諛蘊古切直卒以是禍極爲寃之

張旭吳人嗜酒每下筆必大醉呼呌狂走或以頭濡墨而書呼爲張顛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亦善書識其奇妙陳牒求判旣去復來如是不輟旭怒其煩責之因令盡出其所家藏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益得其法嘗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意觀公孫大娘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敢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張果陶鄉里世繫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人武后時遣使召之卽死後人復見居恆州山中開



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聞元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見晤輒氣絕仆久乃蘇晤不敢逼馳白狀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齋璽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神仙事語秘不傳果善氣息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實年六七十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天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傳其斷良久齒已生粲然駢絜帝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乎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五

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光祿大夫號通元先生賜帛三百匹給扶侍二人至恒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爲立樓霞觀于其所改蒲吾爲平山縣

張子容進士爲樂城尉時與王昌齡劉希夷劉昶虛祖詠崔曙常建王冷然皆一時茂秀聲名睚然後咸流落不偶子容竄逐窮邊以終

張善相襄城人大業末爲里長督鄉兵迹盜爲衆附賴遂據許州奉李密密敗挈州以來詔卽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會糧盡衆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爲唐臣當效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于獨生城陷被執罵賊見殺高祖聞之嘆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乃封其子襄



張公藝鄆州壽張人九代同居北齊東安王高永樂詣其宅慰撫旌表隋開皇中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慰撫重表其門貞觀中復經表異至高宗封泰山駕幸其宅名問所以義居之由公藝請紙筆書忍字百餘以進上覽之流涕賜以緜帛

張祐字承吉清河人自少稱爲才子善作宮體小詩辭曲艷麗及長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長章大篇往往間出所作題目輒詣佳境不可刊置別處由是賢俊之士及高位重名者多與之游令狐楚薦于朝爲元鎮忌阻受辟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以曲阿地古淡有南朝逸風遂種樹築室而家焉素嗜水石常悉力致之後知南海間罷職載羅浮石笱還玩以爲樂不蓄善田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六

利產爲身後計太和中卒于丹陽有集一卷

張愷藏許州長社人技與袁天綱埒蔣儼來問答云公盡六年而貴厄在三尺土下後果使高麗囚居土室六年還爲蒲州刺史劉仁軌微時與鄉人靖思賢請占答曰公當五品雖獲譴終冠人臣謂賢法應客死而孤言旣應賢有三子後皆喪盡鬻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往見久不答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起遽留之曰君相乃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與之游許以皆至宰相然姚最貴鄆中裴珪妻趙氏見之驚曰豕視淫目有四白五夫守宅俄犯姦沒入掖廷裴光庭當國愷藏以紙大書台字投之光庭曰吾旣爲台司復何言後貶台州刺史

張文仲洛陽人任尙藥奉御論風與氣尤精嘗言風狀百

二十四氣狀八十大體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



性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餌  
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但有風病之人春末夏初及秋  
暮可使洞利卽不因劇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種上之  
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診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  
若脅痛殆可救及心則殆果死

張鎮周舒人武德間爲本州都督到郡就故宅名親戚酣  
宴十日旣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言今日鎮周猶得與故  
人歡飲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境內肅然

張懷約建昌人初仕隋官至學士後歸唐以爲溫州司馬  
懷約幼有令名鄉人宗其德行允博學強記文詞典麗講  
三禮三傳出諸儒之右後隱于當陽山莫知所終

張大隱士衡子也儀鳳中爲太常博士會仲春告瑞太廟  
高宗問何世而然大隱對古者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近世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七

元日奏瑞二月告廟不及其時遷累中書舍人垂拱中博  
士周惛請武氏立七廟唐立五廟大隱斥其非奏言惛損  
國廟數下比諸侯悖大義不可以訓武后不獲已僞聽之  
時皆服其沈正不詭有大臣體終禮部侍郎

五代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祖居鄉父楊弟濟美貽憲弁子俱  
登進士居鄉累歷郡守楊任壽州判官太原學書記大中  
朝爲司動員外與僕射于琮善尋爲翰林學士知制誥中  
書舍人戶部侍郎進承旨終太平軍節度觀察等使文蔚  
自幼以文行知名居家孝弟及第爲翰林學士承旨昭宗  
微弱制度隳廢能守大體制詔四方遷洛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梁初制度多所裁定開平二年留守西都以暴疾

卒贈右僕射



張鑄字司化文蔚子也除集賢校理拜監察御史後唐爲起居郎右司員外金部郎中賜金紫晉少帝改河南令周爲左諫議大夫給事中檢校禮部尙書宋初加刑部尙書卒年七十二性清介美姿儀善筆札由晉以來天地宗廟及上徽號封拜王公冊文皆其所書生平不事生產卒時鬻錢以葬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幼時落髮爲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爲人聰悟好學時通經史父同爲唐容管經畧使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策正其謬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始改黃初元年無二月也衆服其該博名拜廣文館博士辟王行瑜觀察支使李克用攻行瑜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六

中行者憐之梁祖又辟鄭滑支使母喪服除爲唐膳部員外郎韓建華州判官從徙許州令掌書記聘于梁祖見之而喜留不遣亦爲掌書記薦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禪位遷工部侍郎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平章事轉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爲刑部尙書致仕卒

張源德晉人從李罕之降梁太祖時自金吾衛將軍爲蔡州刺史末帝命守貝州遇魏軍叛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謂貝城小而堅攻難卒下且與滄州相首尾而德州居其中獨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時方堅守不下晉軍壘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復攻破洛州下全燕鎮定皆附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城中



良且盡勸其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鐵善騎射事唐莊宗爲驍直軍使明宗時轉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歷彰國大同武信晉昌四鎮節度使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疑都總管石敬瑭有異志命敬達爲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代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反卽以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等具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會耶律德光救兵大至旌旗相屬五十餘里敬達陣于西山契丹設伏誘以羸騎三千唐軍爭馳之追至汾曲遇伏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萬餘人皆死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自南長百餘里濶五十里凡八十餘日內外隔絕尙有兵五萬馬萬匹軍儲罄盡餽糞以餉其馬馬死亦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堯

食之副招討楊光遠勸降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乃曰諸公必欲相迫不如殺我而降光遠如其言德光聞敬達至死不變謂左右曰凡爲人臣當如是也命以禮葬所降軍士及馬五千匹以賜晉帝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因爲偏將屯成平州契丹攻陷得之知其儒者以爲盧龍行軍司馬盧文進旣歸契丹因命代爲節度使遣親將監以騎兵三百居歲餘遼將喜其爲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謀南走其麾下懼不得脫勸之獨去希崇曰平州去敵帳千餘里若殘守我者衆必散去縱使聞亂呼兵吾與汝等皆在漢界矣衆皆曰善明日遼將來謁飲之以酒坑殺之兵果潰乃率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遷靈武節度使靈武歲困輸供民不堪徭流亡甚衆



又地接戎狄常苦抄掠希崇乃大開屯田教士耕種軍食以足益省轉饋且因撫養士卒招輯夷落回鶻瓜沙諸部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下詔褒美上書求還內地徙邠寧晉高祖立復鎮靈武爲人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素不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歷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歎曰我其當之果卒贈太師子仁謙

張薦明燕人也少以儒學游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諸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元通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七

張彥能南唐楚州守將周世宗攻淮南諸郡皆降獨楚不下圍四旬守益堅城破彥能與其副鄭昭業戰死所部千餘人皆死誓無降者

張澹南陽人好學有才藻五代晉進士桑維翰器之歷左拾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宋初加祠部郎中權直學士院尋攝殿中監賜金紫澹美風儀善談論歷官中外所至皆治

宋

張齊曹州冤句人徙洛陽父早卒家貧無以爲葬河南縣吏爲辦其事兄昭度授之以經旣長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爲人故字師亮常依太子少師李肅家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十策曰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大

學籍田選良吏慎刑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



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還語太宗曰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異時可輔汝爲相也及選進士齊賢偶寘下第太宗不悅命一榜盡與京官齊賢遂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有劫盜論死失入者五人至卽活之自荆渚至桂州置郵數千戶困于役奏減其半代還遷秘書丞知忻州召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轉左拾遺時議皆言河東旣平宜速下幽薊齊賢獨具疏以安民爲本不宜興小利太平興國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推求前代鑄法于饒信虔州土產銅鐵鉛錫之所置爐以饒州永平監所鑄爲式歲鑄錢五十萬貫用銅鐵鉛錫若干萬斤詣闕面陳敷奏詳確議者不能奪又奏南劍等處道逢送囚索牒視之率非首犯諸州罪人鉅送闕下路死過半請委強明吏慮問不實罪及原問官自是送者減半又奏江南宿弊李煜籍民戶根多者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七

一丁黥面自備器甲名爲義軍並小民地房錢吉州緣江勾欄錢編木浮屠水場錢悉免之其勤究民弊類此還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中遷右諫議大夫大舉北伐值楊業戰沒上以策訪近臣齊賢自請行邊授給事中知代州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時遼兵自湖谷入薄城下都校馬正列所部南門外衆寡不敵部署盧漢贊畏懦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慷慨誓衆一以當百遼兵遂大敗擒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端拱元年拜工部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復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繫時崞縣約以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我軍有寇則繫時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繫時兵所敗二年置屯田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五年參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謁禁  
中上歎其福壽厚加賜賚摺紳榮之會掌京庾王延德欲  
求外補抗姻婭李沆請于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  
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名見詰責齊賢不欲累沆  
乃獨引咎罷爲尙書左丞知定州以母老辭尋遭丙艱水  
漿不入口七日自後日啖一粥終喪不御酒肉起復禮部  
尙書知河南徙永興軍論提點芻糧閣門趙贊以豪橫抵  
法復歷襄州荆南安州真宗立名改兵部尙書同平章事  
嘗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爲報有戚里甲與乙交  
訟分財不均命具款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無得動  
分書交易授之奏聞莫敢變刻祀加門下侍郎自負有致  
君之術與沆不相得每敷奏多不直議者以爲疎濶坐冬  
至朝會被酒失儀免四年命爲涇原等軍安撫經畧使上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七

手札訪靈州存廢之議齊賢上言靈州斗絕當城鎮完全  
積路未便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爲患危困彌甚南  
去鎮戎五百餘里東去環川六七日程欲全軍民理須應  
接爲今之計若能增益精銳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  
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兵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  
交進設繼遷分兵以應我則乘勢而攻然後取城中軍民  
置若于蕭闕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士人  
之心有所依賴裁獲平寧都歸舊貫再縱蕃漢之兵乘時  
以爲進退則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閏十  
二月拜右僕射判汾州改判永興軍兼馬步軍部署景德  
初爲兵部尙書知青州上幸澶淵命兼青淄濰三州安撫  
使二年改吏部尙書疏言臣在先朝慮靈夏兩鎮終爲繼  
遷有言者論臣太過謂繼遷只是願戀父祖舊地別無他



心及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後攻劫不已言者猶謂封  
獎未厚復賜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  
暴當靈池清遠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畧之命思頒得一兩  
處強大蕃族與之爲敵此乃以敵攻敵古今上策遂請封  
六谷名曰潘羅支俾其展効與近臣謀見不同多爲沮撓  
後繼遷果爲羅支射殺邊患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  
志似不小臣慮乘大駕東幸去攻六合則瓜沙甘肅于闐  
諸處漸爲控制向使羅支尙在未足爲虞今已淪亡厮鐸  
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  
言玉清昭應宮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屢請罷役從祀汾陰  
進左僕射請老以司空致仕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定  
爲人姿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畧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  
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留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七三

獎寒雋不忘舊恩种放之起齊賢實薦之李肅死爲營葬  
事歲時祭以禮兄事葬父故吏雖貴不替昭度卒表贈光  
祿丞諸子多能有立宗信內殿崇班宗諫殿中丞宗簡閣  
門祇候宗訥太子中舍宗禮最賢雖累資登朝爲大理寺  
丞然畏羈束故多居田里

張宗誨字習之齊賢子也少喜學兵法陰陽象數之書無  
不通究陰補秘書正字遷太子中舍通判河陽徙知富順  
監權開封判官三司度支勾院後爲承興兵馬鈐轄徙鄜  
延路兼知鄜州劉石之敗黃德和遁還恐激爲亂納而拘  
之以聞嚴斥俟使老幼併力禦之敵引去領興州防禦使  
兼知邠州終秘書監致仕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方九歲父喪邢州殯于佛寺  
旣長篤學聰悟嘗與孫何讀道傍古碑凡數千言還誦畧



無所遺及登第徒步往求父喪時契丹寇河北寺宇已廢  
尋至殿基恍然識其處發之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累  
遷河陽節度判官疏當今要務真宗異之名試舍人院權  
右正言獻鳳宸箴出知劍州逾年名試中書改直史館面  
賜五品服判三司開拆司江南早與李昉分路安撫及還  
權管勾京東轉運事司天言周伯星見宜賀知白以爲人  
君當修德應天星之見伏無所闕繫因陳治道之要帝語  
宰臣曰可謂乃心朝廷矣東封進右司諫請以泰山諸瑞  
圖真昭應宮藏其副秘閣以後無俾誕漫命出按陝西飢  
尋知鄧州會闕右流徙至境發倉廩募民粟以濟之擢龍  
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再遷工部郎中使契丹還以時方重  
內輕外獨引唐李嶠議遷臺閣典藩郡故事固請補外擢  
知青州代還求領國子監帝疑倦于處劇宰臣言其更踐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尚

中外未嘗爲身謀乃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郊恩進  
工部侍郎班在王曾下心不能平累表辭職詔加金紫光  
祿大夫判禮儀院與王欽若論議多相失稱疾辭位罷爲  
刑部侍郎轉南京留守丁謂惡欽若罷爲分司意其報怨  
旣至待之加厚謂怒復徙亳州遷兵部侍郎仁宗卽位入  
爲尚書右丞樞密副使天聖初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  
廷患之以問二府皆請練師積粟以備不虞知白獨言修  
好未遠正以上初政試觀舉措何如耳豈可輒自生衅邪  
若終以爲疑莫如因河決發兵以防護爲名彼且不虞果  
如其言而罷三年拜工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領會靈觀使時進士唱第賜中庸篇上命知白  
進讀至修身爲政之要必反覆陳之在相位慎重名器無  
毫髮私屢以盛滿爲戒雖經顯貴清約一如寒士體素羸



勃憂畏日侵六年春二月忽感風眩帝臨問已不能語薨  
爲罷上已宴贈太傅中書令諡文節無子以姪子思爲後  
仕至工部侍郎致仕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主陰城塩院因家焉初生喪母父姑  
鞠之登進士調鄆鄉簿遷射洪令檄移治鄆縣民遮馬首  
不得去聽還知州張雍薦爲第一改襄陽令遷著作佐郎  
知郃武縣以寬厚得民前後禱雨輒應改秘書丞監折中  
倉歷御史臺推直官楊億薦爲監察御史當巡糾貢舉初  
用糊名法以覩嫌避去著爲令遷侍御史歷江西廣東河  
北轉運使河侵棣州詔移治陽信議者患梗多難徙士遜  
爲視瀕河艱食州縣權貸之期來歲輸陽信公私便利仁  
宗出閣帝特選士遜以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爲壽春郡王  
友令王答拜禮異府僚封昇王又爲諮議參軍建儲立左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七

右庶子詣資善堂升階列拜太子猶晚受請詣坐受帝不  
許自今凡遇太子侍駕出入許陪從連任太子資客詹事  
改樞密直學士判集賢院仁宗卽位擢樞密副使天聖三  
年拜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曹訥  
獄起宦者羅崇勳江德明方用事因譖曹利用帝疑以問  
執政咸顧望未敢對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  
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之帝以東宮舊臣改刑部尙書  
知江寧解通犀帶賜之明道初召復中書侍郎兼兵部尙  
書太后崩進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會上莊  
懿太后諡士遜適過楊崇勳飲不至爲中丞范諷所劾罷  
爲左僕射判河南入謝改節山南東道同平章事判許州  
竇元初復名封鄆國公入對帝從容言朕昨放宮人不獨  
憫幽閉亦省浮費近復有獻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



盛德事也帝又曰近言官有毀大臣揚君過者對曰陛下  
但察其邪正則險訐之人宜自戒矣會有挾怨告陳堯佐  
謀反諷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謂此皆檢人構陷善良以  
搖朝廷恐姦僞一開禍無所紀帝悟而止馮士元獄具帝  
復以問對曰臺獄阿徇非出宸斷何以愜中外之論帝曰  
君子小人有黨乎曰有之第公私不同誠使法令必行邪  
正有別則朝綱舉矣康定初言禁兵久戍其家有不能自  
存者帝命條指揮使以下爲差等出內藏錘十萬賜之又  
請遣使安撫陝西以命韓琦詔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士遜  
等參議值棟輦官千餘人爲禁軍遮兩府喧訴士遜方朝  
馬驚墮地上章請老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宰相得謝自  
此始也御酒飛白千歲二字賜之因建千歲堂就第凡十  
年薨年八十六上臨奠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懿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去

張友直字益之士遜子也初補將作監簿遷丞父爲請館  
閣核勘仁宗不可言館閣所以侍英俊自今毋得增員但  
令館閣讀書後編書籍成始遷秘閣校理同知禮院復登  
進士除集賢殿修撰天章閣待制累遷工部郎中知襄陝  
越三州父普記東宮舊事史官未之見者友直纂爲資善  
錄上之友直字義祖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積三十  
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爲本朝第一

張唐英字次功攻苦讀書經年不知肉味登第孫抃得其  
正議五十篇以爲馬周不足多擢殿中侍御史言王安石  
道德經術宜在左右神宗欲用之以父憂去而死

張浚字德遠唐相九齡弟九皋之後六世祖遷漢州綿竹  
父威舉進士賢良兩科早卒浚方四歲行直視端言笑無  
詛識者知爲大器登進士調大常寺簿高宗踐阼馳赴南



京徐樞密院編修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時方草創法  
令未舉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  
使諸將肅然乘輿駐揚州建言中原天下根本願詔葺東  
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涕時宰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  
未行擢禮部侍郎參贊御營司公事金人南侵車駕幸錢  
塘留浚于平江節制軍馬有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  
甫定會苗傅劉正彥構亂僞赦至知有變秘不宜詔傅等  
又以檄來浚勵哭名守臣湯東野提刑趙哲同謀起兵適  
總管張俊亦至浚知上素遇俊厚可謀大事握手告以故  
相持而泣又遣人賫蠟書約呂頤浩劉光世皆以兵來會  
乃上疏請復辟賊謀各浚詣行在辭不赴會韓世忠將舟  
齎抵甯蘇浚喜曰大事濟矣既至亟以書招世忠相對勵  
哭誓以身任賊浚因大犒將校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七

孰逆皆曰我順彼逆浚曰果然退縮者請視軍法皆應曰  
諾卽日諸軍赴闕戒世忠急趨秀州據糧道會傅等以書  
招浚浚報云自古廢立大逆不道建炎皇帝不聞失德遜  
位改元豈所宜聞逆得書懼遣兵扼臨平誣浚謀危社稷  
責授黃州團練使柳州安置浚不受命值頤浩光世兵踵  
至浚乃聲凶逆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御筆除浚知樞  
密院事事平入見伏地待罪帝勞問再三曰曩在睿聖兩  
宮隔絕一日啜羹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貶卿柳州朕不  
覺羹覆于手念卿受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以賜趣令  
就職時劇盜薛慶嘯聚淮南衆至數萬恐其滋蔓徑至高  
郵入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下拜留撫其衆然後歸  
浚謂中興倚蜀爲根本恐金人先入陝取蜀則朝廷何恃  
遂慷慨請行詔以爲川陝江湖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



入辭劾御營將范瓊大逆不道瓊伏誅然後行始抵興元  
鄜延已失婁宿字董引兵渡渭攻永興各路莫肯相援浚  
至卽出行闕陝斥姦駐攬豪傑諸將惕息聽命謀又報將  
寇東南命各整兵向敵已而攻江淮浚卽治軍人衛至房  
州知金人北歸復還時兀朮猶在淮西懼其復擾江淮謀  
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遣統制呂世  
存王俊復鄜州其餘州縣多迎降兀朮聞之大懼自六合  
引兵赴援浚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  
哲四經畧使合吳玠兵四十萬人以錫爲都統制及婁宿  
戰于富平縣浚駐邠州督戰錡身率將士薄陣殺獲頗衆  
趙哲擅離所部軍將望塵起驚潰諸軍遂敗退保秦州陝  
西大震浚自劾待罪竄錫合州斬哲及統領官喬澤以徇  
慕容消與統制張忠彥韓辨趙彬叛降于金浚退軍興州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七

命玠等收餘兵屯和尚原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  
于泯州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  
口帝手詔慰勉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尚原吳玠乘險  
擊走之兀朮復合兵至吳玠邀擊亦大破之兀朮僅以身  
免亟髻其鬚髯以遁拜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授吳玠  
兄弟轉運使玠兄弟由行伍爲大將每戰輒勝西北遺民  
歸附日衆故關陝雖擾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  
江淮亦賴以安中丞辛炳先知潭州稽違發兵被劾至是  
率臺臣誣論其非詔以知夔州盧法原爲副使及王似同  
治司事浚乃求解兵柄且奏似等威望素輕不可任願浩  
不悅勝非又因宿憾日短浚遂詔起行在四年以本官提  
舉洞霄宮退居福州時朝廷與金議和浚慮川陝之兵旣  
釋必併力窺東南疏言其狀未幾劉麟果引金兵入寇上



思浚言策免勝非詔復資政殿學士入見詔辨前誣除知樞密院事即日赴江上視師兀朮方駐楊州擁衆十萬約日決戰浚召諸將議事部分已訖勇氣十倍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朮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大驚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至此愈出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去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趙鼎同心輔政務塞倖門抑近習從臣朝列多所引拔皆一時人望時號小元祐洞庭楊么據建康上流自往潭州視師用岳飛計乘盛夏討之湖寇蕩平上賜書謂上流旣定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因奏飛留屯荆襄已由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上遣使趣歸勞問有加名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上嘉歎置之坐隅遣往臨江會諸將議事榜豫僭逆之罪命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九

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楊沂中佐俊領精兵萬人爲後翼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措置甫定請聖駕幸建康謀報金兵布淮境俊光世張大敵勢輒請益兵上亦欲召飛東下令諸將還保江浚奏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從之更命沂中往屯濠州時光世已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疾馳至采石令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懼復駐軍與沂中接大破豫兵猊麟皆拔柵遁手詔嘉獎召還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若六飛一還人心解體上從其言論却敵功除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浚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條具郡守監司各郎館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災異復賢良方正科太上凶



問至命草詔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願陛下揮涕而起歛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乃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一以身任每奏對上未嘗不改容時方勵精克己事無巨細必以咨之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會遣呂祉往廬州節制而密院以督府握兵爲嫌乞置帥朝命張俊爲宣撫使浙中制置使劉錡爲副以撫之未至鄜瓊舉軍叛浚悔不用飛言懇求去位上問可代者曰秦檜何如對曰近與其事方知其闇檜由是深恨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臺諫交詆不已復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赦復故官奉祠踰月除資政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明年金敗盟復觀文殿大學士浚奏言因權制變則大勲可集欲大治海舟千艘爲直禱山東之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今

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尋封和國公浚事母盡孝將極論彗星之變恐貽母憂母誦其父對策語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以負朝廷浚意乃浚上言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下謀之于心謹之于僞使在于人無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噬臍無及檜大怒令臺諫交論復奉祠居永州浚營國幾二十載天下傾心慕之金使至必問安在檜恐其復用以其黨張炳知潭州與郡丞汪名錫伺察之因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會檜死得免二十五年復判洪州母喪將歸葬痛奸檜誤國又聞金亮篡立必將開衅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上疏極言而沈該万俟卨湯思退謂敵初無衅笑浚爲狂諷臺諫湯鵬舉浚哲論浚若令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服除落職奉祠三十一年亮兵大



入中外震動起浚判潭州改建康兼行宮留守至岳陽買舟冒雪而行時寇騎充斥遇東來者云敵方焚采石戒無輕進泣曰吾赴國難義不可緩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尙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急往犒之見者驚爲從天而不至建康請乘輿亟臨幸明年駕至浚迎拜道左衛士無不以手加額軍民望其風采倚以爲重上每勞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命節制建康并鎮江諸路軍馬金兵圍海州遣都統張子蓋往救大破之復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置御前萬弩營謂敵長于騎我長于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以陳敏爲統制創造車弩孝宗卽位召見改容曰朝廷所恃惟公一人賜坐浚首陳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也必競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

氏姓譜

卷个七

七陽

張氏

八

當自心自歸敵仇自服上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令節制李顯忠軍馬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赴行在入見上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敵衆千萬屯河南聲言窺兩淮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當待以鎮靜不爲之動屯大兵盱眙濠廬以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諸州軍馬與金將蒲察徒穆周仁蕭琦相拒浚欲乘其未發攻之遣李顯忠出濠州郇宏淵出泗州而自往臨之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上手書獎勞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以來無此克捷值盛夏人疲急名顯忠等旋師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宿州與顯忠戰連日不利兵遂潰自刎待罪降授特進充江淮宣撫使由是主和者皆議其非上賜手書方今邊事倚卿爲



重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朕與卿分任今日亦須與卿終之孝宗名浚子棫奏事因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與腹心之臣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上覽奏謂棫曰朕待尊公有加不當爲浮議所惑每對近臣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凡遣使必先令視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尋詔復都督平章樞密如故乃招山東淮北忠義萬二千人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又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充萬弩營令敏統之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積以爲置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淮北日來附者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復奏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但爲盡聲脅和其帥僕散忠義復貽書三省密院索四郡及歲幣浚言敵強則來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二

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右相湯思退槍黨也亟欲議和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其小人多妄不可信已果辱命復命王之望龍大淵浚復固爭仲賢罪不可救之望不可遣乃令通事官胡昉楊由義往諭若必欲得四郡當罷和議昉等至金人械繫迫脅不爲之屈更加禮遣歸上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幸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大愧陽爲乞祠而陰與其黨謀陷浚乃令之望盛毀浚所設守備不可倚恃令尹穡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又言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以爲拒命詔從浚請解督府司諫陳良翰御史周操言其忠勤人望所屬不當去遂留平江入疏乞休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復辭改醴泉觀使去日猶論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其子以不能



厥復中原卽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遂薨  
訃聞上震悼輟朝贈太保加太師諡忠獻自幼有大志爲  
熙河幕官卽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與舊戍守將握  
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一旦起  
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圍城時親見二  
帝北行皇族係累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  
和議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可以北望中  
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于安肆不足以號名  
北方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琪等悉爲名臣謂韓  
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以  
功名顯故一時號稱知人其學邃于易有易解及雜說書  
詩春秋中庸解義並文集奏議子二棡杓

張氏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告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棡益自  
奮勵作希顏錄蚤夜觀省以聖賢自期宏稱之曰聖門有  
人矣初蔭補秘閣從父開府幕僚皆一時之選棡內贊密  
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諸人以爲不及間以軍事入奏因  
言陛下上念宗社之仇恥下憫生民之塗炭惕然于中思  
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  
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  
因循之弊可以盡革矣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契及浚  
沒營葬甫畢卽拜疏金人世仇異時朝廷雖興縞素之師  
隨遣玉帛之使是講和之念未忘于中而至誠惻怛之心  
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  
重爲羣邪所誤以感國名寇然亦安知非天欲籍是以開  
聖心哉繼今以往深察此理益堅此志專務自強使此心



純一貫徹上下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挽回敵不難却劉珙薦除知撫州改嚴州入奏惓惓以立誠感天地人心爲言謂今規畫雖勞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局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必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必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然其所施必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必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名爲吏部侍郎兼起居侍立官入見上喜曰卿知敵事乎連年飢饉盜賊四起有可圖之勢杖對全國之事臣實不知境內之事臣竊知之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合

比年諸道水旱民貧日甚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以爲國家有事必先得必勝之形其形當在于早定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今方欲正名恢復以伸于我又爲卑辭厚禮以求于彼其于大義已爲未盡則淺陋畏怯固益甚矣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絕金人不與議和逼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改容竦聽翌日宣示執政恢復大計當如栻所陳除左司員外郎兼侍講講詩葛覃曰治生于敬畏亂起于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與執政者浸不合出知袁州栻在朝



末期而名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  
屏讒諛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上念之除直寶文閣知靜  
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棧至簡州兵法  
冗補關籍諸州驟卒伉健者募爲効用日習月按申嚴保  
伍法勅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橫山馬市歲久弊  
漸條草利病諸蠻感悅爭以善馬來售上聞其治行特進  
秘閣修撰荆湖北路運副棧雅有公輔之望司天奏相星  
在楚地上意在棧當路者益忌之改知江陵去貪吏十四  
人劾長吏縱賊與捕斬姦民舍賊者盜皆遁去邊將與帥  
守不相下棧遇之以禮皆得其懽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  
義隊長有功輒補以官士咸感奮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  
賞廣招流民奪見戶熟田與之棧劾論其罪尋以疾丐休  
除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中佑觀淳熙七年卒年四十六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金

遺表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  
之理上嗟歎不巳天下傳誦之爲人坦易明白表裏洞然  
諸理既精信道又篤樂于聞過勇于徙義其辨義利尤精  
嘉定八年賜諡曰宜寶慶二年錄子孫官景定二年封華  
陽伯從祀孔子廟廷咸淳四年命建康府建南軒書院奉  
祀七年訪求後人義倫補將仕郎

張杓字定叟浚次子蔭授承奉郎累廣西經畧司機宜通  
判嚴州差知袁州戢豪彊弭盜賊改衢州請祠以營兄葬  
遷湖北提舉常平改浙西督理荒政尋遷兩浙運判以直  
徽猷閣差知臨安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都城浩穰  
姦盜聚匿晝地警捕夜戶不閉張師尹納女掖庭恃以恣  
橫杓因事痛繩之歷兵戶吏三部侍郎後移鎮江高宗崩  
以集英殿修撰知絳與董山陵事孝宗卽位權刑部侍郎



兼知臨安內侍毛伯益旨西湖茭地爲亭杓奏復之外戚有殺僕者按如律遇上觀湖杓伏謁道左帝止輦問勞賜以酒炙進煥章徽猷龍圖三閣並端明殿學士知襄陽建康隆興三府以疾奉祠卒生平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凝滯多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爲首

張忠恕字行父杓子也以祖任監樓店務入府幕韓侂胄奪民間許嫁女夫家以告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難調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遷判沅州再轉京湖宣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開禧未入爲籍田令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寧宗嘉納嘉定五年進軍器太府丞出知湖州遷司農丞知寧國夏早請得僧牒米鏹嚴戒諸邑諭大家發蓋藏後以言去主管冲佑觀起知鄂州改湖北運判名爲屯田郎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六

官內艱免喪改戶部理宗卽位移書史彌遠言孝宗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上自外邸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視昔宜有加旣而宰輔請太母同聽政復言國有長君若援仁英哲三朝爲例此中策耳竇慶初詔求直言陳入事疏入朝紳傳誦始魏了翁勉以直已立名無曠家聲及是嘆曰忠獻有後矣真德秀更納交焉又因輪對引伯弼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自知不爲時所容力請外補以直秘閣知贛州言者指爲朋比落職降兩官紹定三年復元官進秩一等提舉冲佑觀卒了翁許其拳拳體國似其祖浚撥繁劇似其父杓斂華就實則義理之學嘗有聞乎伯父之教矣

張光翰後唐山南節度使虔釗兄子領江寧軍節度使趙



彥徽真定安喜人與太祖同事世宗太祖以兄事之領武信軍節度使及卒各贈侍中

張令鐸棣州厭次人少以勇力隸軍伍從世宗征淮南及壽春恭帝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使宋初遷馬步軍都虞侯領鎮安軍節度使征李筠爲東京舊城內都巡檢建隆二年出爲鎮寧軍節度使開寶二年來朝被病車駕臨問卒年六十帝甚悲悼贈侍中爲人性仁恕從軍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多摧堅陷敵未嘗妄殺一人其第三女適皇弟光美子守正至內園使守恩至崇儀使領綿州刺史孫永安爲大理評事至殿中丞

張暉幽州大城人宋初從征澤潞爲行營壕砦使先登陣陷遷華州團練使有治狀建隆二年太原未下詔入問計對曰澤潞經李筠之後瘡痍未復軍旅一興恐人力重困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七

不若戢兵育民俟稍富庶而後爲謀賜襲衣金帶鞍馬議伐蜀遷鳳州團練使兼緣邊巡檢壕砦橋道使盡得山川險易密疏陳之太祖大悅以暉充西川行營都指揮使督兵開大散關路躬撫士卒且役且戰人忘其勞至青泥嶺卒天禧中妻年百五歲詔賜束帛錄孫承德三班借職

張岳字子雲府州谷人以貲爲牙將有膽畧善騎射天聖中西夏觀察使阿遇背約安撫使遣岳詰問岳徑造帳中諭以逆順阿遇語屈留共食抽佩刀貫大嚮以陷岳岳引吻就食無所憚阿遇復指其腹張鋌而毅岳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撫其背曰眞男子也翌日與岳獵兔起馬前岳發矢連斃雙兔阿遇驚服遺岳馬橐駝悉歸所鹵州將補爲來遠砦主手殺僞首領奪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動一軍爲都教練使元昊犯鄜延從折繼閱進兵破浪黃党鬼



兩族射數十人斬僞軍主敖保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  
使時敵騎方熾中人促賜軍衣至麟州不得前管勾軍馬  
康德輿遣呂馳騎五十往護之至眉浪遇賊接戰流矢貫  
雙頰拔去鬪愈力奪馬十二匹而還賊攻府州急將登城  
衆囂曰城破矣呂乘陴大呼搏賊賊退城復完飛矢中呂  
右目身被三創猶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闢護州人汲于  
河訖圍解城中水不乏以勞遷右班殿直麟府州道路巡  
檢護往來饋運遇賊數千于深柏堰分兵追擊斬首百餘  
奪兵械馬牛數百近郊民田比秋成未敢穫呂以計于張  
亢得步卒九百護之大敗賊于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糧  
道破賊于柏子砦改左班殿直復護內侍宋永誠傳詔砦  
下遇賊三松嶺以精騎挑戰矢中臂猶躍馬左右馳射諸  
將乘勝而進賊遂潰特改西頭供奉官遷內殿崇班賊破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八

豐州與諸將一日數戰破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貴參砦俘  
獲萬計遷禮賓副使明鎬在河東以岢嵐軍當雲朔路奏  
爲麟府路駐泊都監兼沿邊都巡檢使駐岢嵐俄坐擅易  
砦地左遷絳州都監會三州未解嚴復以呂爲麟府都監  
屯安豐遷洛苑使嘗從數騎夜入羌中詞機事旣還羌覺  
追之呂輒效羌語隨羌疾馳數里乃得脫以數中流矢創  
發臂間卒

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六班散直隸青磨下築青澗招安

砦遇夏兵馳鐵騎挑戰玉獨身持鐵簡出圍取其首及馬

回軍中因號張鐵簡仁宗聞之以爲本路同巡檢從征儂

寇抵歸仁驛賊列三銳陳以逆官軍小郤玉率右廂突騎

橫貫賊壘遂大潰擢爲廣西鈐轄徙大名進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爲副都總管夏人攻大順城玉乘夜率兵三千



擊之賊驚潰而去遷陵州團練昭州防禦使徙涇原熙寧中慶卒叛玉襲逐于石門斬二百人王韶開熙河轉宣州觀察使河北置二十七將以爲第一終馬步軍都虞侯贈建雄軍留後

張子蓋字德高俊任也父宏從俊破開德戰死子蓋從討苗傅補承信郎遷武功郎擊劉兇授閭門宣贊舍人改昌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都總管復宿亳遷登州防禦使兼宣撫司衙兵副統制柘皋之役除興寧永寧承宣使和議成改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帝幸俊弟授子蓋安德軍節度使三十二年春金人攻海州急命爲鎮江都統率兵往援卽日渡江馳至楚州亟趨漣水取便道以進次石湫壘金陳萬騎于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擊之語麾下曰彼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允

衆我寡利在速戰命各奮力大呼入陣諸將繼進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大半圍遂解金復整軍來戰再率精銳進擊獲車馬鎧仗萬計退屯泗州孝宗名對賜鞍馬鎧甲束帶令招集勇敢相時而動還招金大將蕭鵬巴耶律造哩將其衆來降授檢校少保淮東招撫使未上卒年五十一贈太尉諡曰恭壯

張憲岳飛愛將初曹成破其黨有郝政走沅州首被曰布爲成報仇號白巾賊憲一鼓擒之遣下隨州將王嵩不戰而遁復鄧州距城三十里遇賊數萬迎戰與王萬董先各出遊騎突擊大潰從戰穎昌戰陳州皆大捷兀朮頓兵十二萬于臨頰以憲繼楊再興破其兵八千兀朮夜遁憲將徐慶李山復捷于臨頰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班師俱還未幾秦檜與張俊謀殺飛



密誘飛郃曲能告飛事優賞之卒無應者聞飛常欲斬王貴誘之貴不肯俊乃劫以私事貴懼而聽命有王俊者奸貪善告訐號鵬兒屢爲憲所抑檜使人諭之輒從俊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柄令告王貴檜意以三人皆飛郃曲自相攻發因及飛父子庶上心不疑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吏王應求白俊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憲至俊親鞫煇煉使自誣得雲手書已焚之矣遂下大理檜矯詔召飛雲以證万俟卨誣飛使子鵬孫草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規還岳軍其書皆無有但以衆證具獄遂被害三十二年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使錄其家

張玘字伯玉世居澠池以家財募兵討賊從者數千人屬京西制置翟興樂金兵白浪口敵不得渡積功補武翼大

民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九

夫成州刺史佐董先爲制司前軍統制每戰冒矢石爲諸軍先紹興元年金將高瓊取商州先禦之玘乘銳奔擊單馬至四皓廟金數百騎至玘瞋目大呼挺刃突擊敵披靡莫敢當是日九戰九捷追至試劍關爭門蹂踐死者百人明年春偕董先由藍田渡渭規取長安值僞齊經畧李諤屯渭北與折合孛堇相爲聲勢玘陳兵華嚴川俄白氣貫日吏士驩奮戰于興平咸陽渭河石鼈谷時先軍乏食僞降劉豫玘知攝虢州王倚陰與豫合患之翼日倚詣玘議事叱倚下責以大義斬之並斬推官祁宗儒初劉豫常遣人持詔以玘爲商虢路兵馬都監玘囚其使至是并戮之于是僞齊安撫孟邦雄總管樊彥直據洛陽兵直抵長水玘遣將陳俊守白馬山謝皋守船板山梁進守錦屏山盡匿精銳金兵深入玘戰東關三砦響應金兵潰玘率精騎



三千一日夜馳三百里黎明抵河南邦雄就擒彥直遁去  
便宜升霸州防禦使三年春董先歸玘還柄退就位時人  
義之翟琮言于朝真授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河南孟汝  
唐州馬步軍副總管擊金將閻銳于唐鄧間先登殺獲千  
餘人未幾從岳飛復京西六州平湖賊鍾子義等累功進  
拱衛大夫玘入侍衛始以誅王倚事聞付史館賜詔褒美  
進親衛大夫三十二年領御營宿衛前軍都統屯泗州海  
州圍急詔會鎮江都統張子蓋赴之環城數十匝矢石如  
雨玘戰于州北三里麾精騎衝其陣手殺數十人殲其長  
殺獲萬計圍遂解玘亦中流矢卒子蓋上其功特贈觀察  
使官其後九人廟號忠勇孝宗又命嗣于戰所贈清遠軍  
承宣使子世雄沒于符離之戰贈武節大夫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九一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初起行伍爲選鋒軍騎兵帥郭杲言

其才勇開禧用兵與金人戰輒捷補本軍將領金人聞其  
名畏憚之每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鵠眼立  
淨天鵝旗以自表不操他兵有木楛號紫夫蟲圍而不刃  
長六尺揮之掠陣敵皆披靡吳曦誅從李貴復西和州率  
衆先登敗金人于板橋遂拔之升爲統制威名大振會升  
天水縣爲軍卽以爲守屢立奇功克利州副都統制父憂  
服除帶御器械久之調荆鄂都統制襄陽駐劄荆鄂多平  
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卒技窮矣  
乃自創戰法名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凡  
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數十簇敵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  
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  
嘉定十二年金分兩道入蜀犯狄池堡又犯白環堡威部  
將石宣董焯連邵之旣而又犯成州時興元都統吳政戰



死代者李貴走武休金人連破之遂陷興元大安利路安撫丁焞亟遣書招威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裨禦值威弟彪亦任統領好古與彪遇責以嘗棄迷竹關斬彪威聞按兵不進焞語僚佐曰政已死貴復敗金人所憚惟威奈何擅殺其弟致失威心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因其入見斬之再書速威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鎮金雖敗未退威頓兵不動潛遣石宣等襲于大安軍又破之俘其將巴士魯大將包長壽聞之宵遁興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帕蒙首號紅巾隊入利州掠闔與果州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遁賊遊騎在重漢界將窺成都安丙檄威東進自劍綿至廣漢提精兵六千盛夏休士三日賊又轉入普州守臣張巳之遁賊乃屯茗山威進兵絕其糧道晝夜追逐禽福等十七人簡自殺賊平授揚州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七

觀察使丙遣與西夏夾攻金人威謂金人尙彊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卒遣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是歲卒于利州其御軍紀律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賈倍于市迄無敢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壽

張昭本名昭遠字潛夫濮州范縣人祖楚平壽張令調赴長安因亂不知所終父直自秦抵蜀徒行丐食求十餘年不能得乃發哀行服隱居不仕青州王師範延置以周易春秋教授學者時號逍遙先生昭七歲能誦古樂府詠史詩甫冠徧覽九經盡通其義處儕類中緩步澗視自以馬鄭不若也後至贊皇遇程生者專攻史學言昭但究經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若極談王霸經緯泊亂非史不可因出班馬范書十餘義商確後盡得十三史五七年間馳騁



上下數千百年事注十代興亡論遭世方亂躬耕負米以  
給親養唐莊宗入魏河朔遊士多自効昭因至魏携文數  
十軸謁興唐尹張憲憲家富文集每燕語講論經史要事  
恨相見之晚署府推官從憲留守北京會莊宗及難憲部  
將符彥超合戍兵將應明宗昭語憲得毋奉表勸進爲自  
安計乎憲曰覲顏求生何面目見主地下昭曰此古人之  
志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論重其能  
成憲之節或執昭送彥超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加害命爲  
勝安撫軍民事寧卽以爲留守推官加內供奉賜緋何瓚  
薦其有史才嘗私撰同光實錄十二卷並藏昭宗朝賜武  
皇制詔九十餘篇請以所撰送史館拜爲左補闕史館修  
撰昭以懿獻二祖及太祖雖不踐阼補爲紀年錄二十卷  
又撰莊宗實錄三十卷上之優詔褒美遷都官員外郎天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三

成四年又上功臣列傳三十卷擢知制誥長興二年內艱  
服除改職方員外進中書舍人賜金紫預修明宗實錄遷  
禮部侍郎翰林學士晉祖嘗幸內署語及并魏舊事錫賚  
頗厚授其父著作佐郎致仕遂卒服闋詔與呂琦崔悅等  
續成唐史撰唐朝君臣正論二十五卷唐書成進爵邑拜  
尚書右丞漢初加檢校禮部尚書周廣順初改戶部尚書  
坐于秉陽爲翟陽主簿抵罪昭自以失教奉表引咎左遷  
太子賓客世宗以舊德促其入謁撰制旨兵法十卷周祖  
實錄三十卷及後唐閔帝廢帝漢隱帝實錄又令詳定經  
典釋文九經文字制科條式嘗問六璽所出並議三禮祭  
玉時稱該博恭帝卽位封奇國公宋初拜吏部尚書乾德  
元年郊祀爲鹵簿使奏復宮闕廟門郊壇夜警晨嚴之制  
禮畢進鄭國公與陶穀同掌選時已老穀嘗誣奏李昉引



昭爲證昭氣直免寇抗論穀罔上太祖不憚以本官致仕  
改封陳國公會平嶺南劉銀將獻俘莫知其禮特遣近臣  
就問其家方卧病口占以授卒年七十九爲人性至孝居  
喪哀毀博通羣書兼善天文風角太一卜相兵法釋老之  
說藏書數萬卷尤好纂述自唐晉至宋專筆削典章之任  
有嘉善集五十卷名臣事迹五卷子秉圖進士及第秉謙  
至尚書郎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少學擊劍慷慨任氣不拘小節  
好大言家貧客遊未始下人陳搏厚遇之語曰此人于名  
利澹然無情達必爲公卿不達亦爲帝王師登進士乙科  
除大理評事知崇陽勸民拔茶植桑後權茶法行崇陽民  
獨安其利蘇易簡薦爲太子中允通判麟相二州乞便養  
掌濮州市征名還賜緋魚知浚儀縣李沆宋湜寇準連薦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齒

其才以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太宗聞其強幹超拜虞部郎  
中賜金紫擢樞密直學士同知通進銀臺封駁司時兩川  
早飢選知益州初至值討李順屯兵無半月之食而益索  
高價詠聽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王  
繼恩上官正擁兵玩寇不進部下復剽民財詠不欲失歡  
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帳餞之正奮行深入以提  
聞久之城中軍食足支二歲遂奏罷陝西糧運上喜曰詠  
何事不了朕無虞矣始順黨皆良民多勝從詠諭以恩信  
使歸田里且曰前日順脇民爲賊吾今化賊爲民不亦可  
乎益州不貢土幾二十年學校頽廢詠訪郡人張及李暉  
張達皆有學行敦勉就舉三人悉登科自此士人知勸益  
務向學民有謀訴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剖判衆咸厭服在  
蜀思威並用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民咸畏愛之外艱起



復改兵部郎中咸平初拜給事中改御史中丞二年同知貢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屬歲飢首寬私益之禁民賴存活有富民臨終子纔三歲遺書以貲產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婿子長訟之詠謂其婿曰汝妻父智人也苟以七與子則子喪汝手矣命以三給婿人服其明斷改知永興軍王均亂朝議以詠前治蜀優異復命知益州就遷吏部侍郎蜀民鼓舞相慶轉運使黃觀列上治狀賜詔褒美會遣謝濤撫蜀上令傳諭詠曰得卿在彼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有瘍生于腦頗妨巾櫛求知小郡上多其時望命知并州祥符初入爲尙書左丞轉工禮二部尙書江南旱仍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以疾代還抗論賊臣丁謂王欽若章三上出知陳州卒年七十贈左僕射諡忠定詠剛方以智自任常言曰廉不言貧勤不言苦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七

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蘇軾論其以寬得愛以嚴得畏至今民尸祝之自號乖崖以爲乖則違衆崖不利物有乖崖集十卷弟誦虞部員外郎

張去華字信臣開封襄邑人父誼字希賈少孤好學問諸

父嘗命督耕往則闕書樹下諸父怒詬辱之誼乃潛詣洛

陽龍門書院讀書與宗人沆鑿澁結交名聞都下後唐長

興中和凝掌貢擢第調耀州團練推官致書于凝言學士

職當顧問四方利害所宜詢訪若不接賓客龔瞽耳目坐

虧職業凝大奇之薦于宰相桑維翰以爲性介直可備諫

職拜左拾遺時晉世新造典禮未完數上章請復有唐故

事改右補闕充集賢修撰歷禮部員外郎中侍御史知制

誥漢乾祐初拜中書舍人時蘇逢吉楊邠王章皆驟貴薦

紳多附之誼不爲屈故共嫉誼遣使吳越坐酒失貶均州



司戶卒去華幼勵學敏于屬辭初詹補齋郎當周世宗平淮南去華年甫十八慨然嘆曰兵戰未息民事不修非馭國持久之術因著南征賦治民論以獻名試授御史臺主簿邑邑棄官歸杜門不出建隆初始携文遊京師大爲李昉所稱登甲科拜秘書郎直史館以歲滿不遷上章自訴願與張澹輩並校優劣澹以所對不應問降秩遂擢去華爲右補闕賜襲衣銀帶鞍馬朝議薄其躁進不遷秩者十六年荆湖平命通判道州上言桂管爲五嶺衝要若大軍先克其城以趨番禺如踐無人之境詔書嘉獎代還知礪乾二州爲益州通判遷起居舍人知鳳翔從征太原監隨駕左藏庫就爲京東轉運使太平興國七年改江南轉運王師討幽州去華督宋州饋運至拒馬河就命掌河北轉運事著大政要錄三十篇以獻上覽而嘉之詔書褒美賜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六

綵五十疋會許王尹開封命爲判官與推官陳載並賜金

紫並錢百萬諭曰卿等皆朝之端士特加選用其善佐吾

子踰歲就拜左諫議大夫載殿中侍御史未幾廬州尼道

安擊登聞鼓訟去華狗徐鉉請託有事故不爲理上怒貶

安州司馬歲餘名還歷除將作秘書少監知晉許二州去

華常獻所著元元論大旨以養民務穡爲急真宗深所嘉

賞命寫縑素爲十八軸列置龍圖閣之四壁卽位遷給事

中知杭州咸平二年徙蘇州有疾分司西京葺園廬于洛

作中隱亭以見志景德初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爲人美姿貌善談論有蘊藉頗尙氣節在營道遇父同門

生何氏二子教其學問攜之京師慰薦館穀並登仕籍有

文集十五卷子師古師顏國子博士師錫殿中丞

張師德字尙賢去華才子最器師德以爲必繼吾志嘗欲



任以官辭不就知河南薛映薦其學行因獻汾陰大禮頌  
于行在遂登甲科第一除將作監丞通判耀州入爲著作  
郎集賢校理判理欠憑由司建言凡逋負官物被繫本非  
侵盜若悍獨貧病無以自償請賜蠲除詔從之嘗因奏事  
帝訪以時政條對甚備喜曰朕藩邸知卿父名今又知卿  
才自後每遣使輒曰張師德可用契丹高麗使來多命主  
之天禧初安撫淮南嘗苦風眩改判司農寺擢右正言知  
制誥在西掖凡九年不爲王旦所喜故不得遷歷刑部員  
外吏部郎中判刑部並大理寺爲羣牧使景靈宮判官出  
知穎汝鄧三州終右諫議大夫生平孝謹有家法不交權  
貴有文集十卷

張景憲字正國以廕任淮南運副按山陽令鄭昉奸賊巨  
萬流之嶺外貪吏望風引去徙京西東運使鄆州王達持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七

吏短長景憲按其罪編置宿州熙寧初爲戶部副使韓絳  
策撫寧羅兀兩城命景憲往視言不可守未幾果陷還言  
生羌多詐邊郡名與金帛官爵恐緩急或反內應宜亟止  
之又言交予可行于蜀若施之陝西民將無以爲命後卒  
不行加集賢殿修撰河東都轉運使議者欲分河東爲兩  
路景憲謂本道地肥磽相雜州縣貧富亦異正宜有無相  
通分之不便議遂寢改知瀛州言比歲不登民積逋欠今  
方小稔督使併償其禍乃甚凶歲願賜寬假從之元豐初  
知河陽時討西南蠻景憲言小醜跳梁始邊吏擾之且其  
巢穴險阻若勤兵遠征我師坐困帝是其言徙同州加大  
中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居官不畏強禦非公事不及執  
政之門于人少許可在仁宗朝吏治尙寬景憲獨多舉刺  
及熙寧以來吏治峻急乃濟之以寬至新法行不劾一人



母卒一夕鬚髮盡白世以此稱之

張揆字貫之范陽人徙齊州擢進士歷北海尉以疾解官十年不出戶讀易因通揚雄太元經安撫陳執中薦明經行淳台爲國子直講直史館權三司戶部判官上所著太元集解數萬言詔對邈英閣令撰著得斷首斷首準易之夫蓋以陽剛決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仁宗大悅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一日進讀漢馬后傳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納之遷右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加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出知齊州卒贈禮部侍郎爲人性剛狷少容濶畧世務然好學讀書老而不倦與弟棖龍圖閣直學士極相友愛人以是稱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凡書一闕不再讀從人假三史旬日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宋綬蔡齊稱爲天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九

下奇才連舉茂材異等賢良方正授校書郎知崑山縣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故以嫚書來冀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言宜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庶得歲月之頃以選將厲士堅城除器先爲不可勝以待之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或謂其論出姑息欲決計用兵方平復上平戎十策不果行命直集賢院改知諫院夏果寇邊方平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領時調諸道弓手刺爲宣毅保捷軍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連疏爭之弗聽夏竦節制四路出師逗遛屢失事機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復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邊用兵五年未解中外勞敝元昊亦困方平上言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若猶不悛亦足以



怒我而曲彼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元昊竟降進修起居  
汪使契丹其主嘉之與擊毬爲樂飲以玉卮贈所乘馬還  
知制誥權尹開封庶務叢集決遣無少遺忘進翰林學士  
元昊旣臣表與契丹有隙請絕其使方平言得新附之小  
羌失和久之強敵非計也宜賜以詔使之審處拜御史中  
丞改三司使王拱辰議權河北益方平入見奏罷之河朔  
父老迎拜卽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加端明殿學  
士判太常寺禁卒夜變詰旦帝語二府張貴妃有扈蹕功  
夏竦卽倡言當尊異之方平語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當  
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  
之天下之責將萃于公執中瞿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  
羣臣方平首上數千言帝覽對甚悅俄坐判官楊儀得罪  
出知滁州改江寧知滑與益州未至有邛部川譯人扇言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九

儂智高由南詔將入寇民大驚擾朝廷亦發陝西步騎兵  
仗絡繹往戍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  
罷廉得造語者梟境上蜀人乃安復詔爲三司使方西鄙  
用兵兩蜀多所調發爲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  
萬緡因汴塞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曰此國  
計大本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尙書左丞轉工部尙書英宗  
卽位轉禮部尙書知鄆州上語輔臣曰吾在藩邸見其芻  
蕘論及所對策近者建言之臣未見其比還爲學士承旨  
問治道體要以簡易誠明對帝不覺前席及不豫召至福  
寧殿馮几而言多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云明日降詔立  
皇太子卽抗聲曰必頽王也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  
草制神宗旣立名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  
以遺制行之斯乃大孝又請差減錫賚比乾興什之七八



帝親批詔草曰卿文章典雅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有三代遺風雖書之訓誥殆無以加拜參知政事會公亮薦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用俄丁父憂服闋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留判尙書都省請外知陳州陛辭極論新法並用師利害曰夫民猶水也弗戒必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帝爲慨然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驚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有詔罷諸郡兵名爲宣徽北院使詔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畧始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及太宗謀取燕薊內徙李彝興馮暉朝廷自此旰食眞宗澶淵許盟至今不識兵革三朝往事甚明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于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貽患不可聽也帝又問慶歷以來事對曰臣時爲學士元昊初臣誓盟封冊皆出臣手帝歎曰可爲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一百

舊德矣逖使蕭禧議疆事臨當辭還卧驛不起方平語樞密吳充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而諭邊郡移檄本國禧聞之卽行尋除中太乙官使又諭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又不譏錢出入錢日益耗舉累朝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遂求去帝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論政不同欲寘卿樞密而論兵復異卿受先帝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進南院使判應天王師時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邊方後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司農推新法鬻及祠廟上言宋乃王業所基闕伯封于商邱以主大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聞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併及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哲宗加太子太保薨年八十五贈司空諡



文定爲人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  
蜀日得眉山三蘇深器異之嘗薦軾爲諫官後下制獄抗  
章爲請故軾終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晚受  
知神宗于安石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

張述字紹明遂州人登進士調咸陽縣簿改大理丞遷太  
常博士皇祐中上書言生民之命繫于宗廟社稷而繼嗣  
爲之本匹夫有百金之產猶託謀後事出于素定况有天  
下者哉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千萬年斯爲孝矣獨宗廟  
社稷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爲陛下憂也謂宜慎  
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  
所屬則天下大幸至和元年復言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  
繼明照四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侵西  
沒晝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平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百

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出官  
闈或謀起閹寺或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後宮以盜  
權安危之機發于頃刻朝議恬然會不爲計此臣拳拳爲  
陛下言也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仁宗終不以爲罪述  
慷慨敢言歷遍荆延州知泗州皆有政跡後以職方員外  
員郎爲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鐵錢事行至萬  
州道病卒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登進士爲楚邱主簿留守王曾稱其  
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經畧夏竦薦其才換六宅使  
涇原秦鳳安撫都監以母老求歸養知絳州歷開封推官  
知雜御史昇率性質樸不善擇言以論張堯佐楊懷敏至  
斥貴妃爲一婦人謂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  
不懌以語陳昇之對曰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



帝意乃解除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知秦州初青唐蕃部  
蘭羶世居古渭與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攝帥范祥亟城  
之諸族畏其偏舉兵叛昇至請棄勿城詔戶部副使傅求  
審視以爲不可與昇議殊又副總管劉渙討叛羗不時進  
昇命他將郭恩以代羗潰去渙嫉其功譟訟恩多殺老稚  
以撼昇朝命張方平守秦徙渙涇原昇青州方平辭曰渙  
昇有階級不可因互言而兩罷昇乃復留至和二年名兼  
侍讀拜御史中丞指切時事無所迴避宰相劉沆以御史  
范師道趙抃嘗攻已欲出之昇上章力爭沆遂罷去帝語  
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言聽諫從是爲不  
孤今朝臣持祿養望者多而寔心謀國者少切以爲如陛  
下乃孤立爾帝爲之感動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五年叅  
知政事六年拜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多持不與見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五

帝春秋高前後屢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大策英宗立  
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豈可遽去命五日一至院進見  
無蹈舞司馬光言昇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  
居其位于事亦未有曠廢也昇請之不已治平二年以彰  
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神宗卽位改鎮河陽三城  
拜太子太師致仕卒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諡曰康節  
張慤字誠伯河間樂壽人登元祐進士累遷龍圖閣學士  
計度都轉運使勤王兵集慤飛輓踵道卽用元帥府卽給  
監鈔以便宜權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上書  
之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上書  
極論中原不可一日無君上爲感悟建炎初爲戶部尙書  
同知樞密院事措置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言三河之民  
怨敵入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讎請依唐人澤潞



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寓兵于農募民聯以什伍使合力拒敵謂之巡社詒集爲書行之俄賜巡社爲忠義社專蒞安撫可遷尙書左丞官至中書侍郎愨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謇諤有大臣之節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諡忠穆高宗每念之謂其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

張燾字子公饒州德興人父根字知常登進士調臨江司理以朝散大夫終于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蠱戒塩根爲終身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根遂不復食母病每至雞鳴少蘇後不忍聞雞聲燾登宣和進士授辟雍學錄秘書正字辟李綱御營幕府建炎初通判湖州遇明受變僞詔使燾撫諭浙右不從上旣復辟求言疏畧曰人主勘定禍亂未有不本于至誠而能有濟者自踐阼以來號令未足感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頁一

人心政事未足孚衆望由誠有未至也天下治亂在用舍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民財損官賦不適于用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棲會稽似不如是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勳員外郎遷起居舍人陳恢復大畧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將相大臣募可用者厚賞之使向敵動靜旣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備彼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闕哉詔以付督府及沿邊諸帥轉中書舍人止呂祉不宜往淮西論上親信內侍王鑑又論張浚不宜特賜進士出身浚張浚兄也上以浚將母至行在欲慰其心改命同舍何掄書行燾不自安求去以集英殿修撰奉太平觀祠明年名爲兵部侍郎帝因問圖治一紀收効蔑然其



弊安在燾奏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期月間或進或却豈不爲敵所窺乎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爲急尋權吏部尙書金使至議和燾曰若彼果願和好如前所陳是亦天誘其衷必不強我以難行之禮如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便當絕以大義飭邊防厲將士相時而動斷自淵衷毋取必于彼而取必于天可也上覽奏曰卿言可謂至忠朕必不至爲彼所給燾頭首謝旣而施廷臣莫將皆力贊和議驟擢朝論大駭燾復疏及和議成命與太宗正士襲同朝入陵還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又言近聞敵于淮陽作筏造繩盡拘黃河船于北岸不知安用自朝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高

廷戒諸將弗遣間謀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黜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尙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所費猶循兵興時例願加裁損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統之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所言皆切中時病奏檜恣忤敵意悉置不問命以寶文殿閣學士知成都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至部首宣德意戒貪吏薄租賦撫雅州蕃部西邊不驚歲旱發粟賑飢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會有詔令宣撫胡世將納契丹降人燾言蜀邊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爲鑿戒世將奏寢其事尋乞祠歸檜死起知建康進端明殿學士拜吏部尙書金使施宜生來燾奉詔館伴宜生素聞燾名因漏敵情燾密奏宜早禦備又乞減御前甲庠圖畫什物費用罷



內酒庫使無侵大農奪官課停教坊習樂工及勸上節賜予省土木汰冗吏止北貨悉詔從之屢以疾乞骸給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俸三十一年金人窺江民多驚徙復起知建康燾至人情稍安因條上十事大畧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衅而動期于必勝孝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事遣子挺入辭詔肩輿至宮給扶上殿問以爲治之要言內治乃可外攘隆興元年拜參知政事以論龍大淵曾覲罷爲人外和內剛卒年七十五諡曰忠定

張九成字子韶開封人徙錢塘從楊時學紹興二年對策擢第一時遣以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除簽判鎮東軍精勤蒞事吏不能欺民冒讎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不能得卽投檄歸閉門教授從學日益衆出其門者多爲聞

氏姓譜

卷十七

七陽

張氏

五

人趙鼎薦爲太常博士歷著作郎言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恤刑爲念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九切于刑乞詔理官能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授浙東提刑辭再興祠歸未幾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日陳西漢災異事攝刑部法寺閣大辟成案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詔原之例以平反當賞固辭秦檜主和議九成上陳十事言彼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我誠能從吾言使權在朝廷與之和未晚檜誘曰且成吾此事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檜惡其立異謫守郟州初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並苗絹未輸者誦曰縱未能惠民忍先困民邪是歲賦入更先他時檜黨何篤劾以矯僞欺俗傾附趙鼎落職父憂免喪詹大方復論與徑山僧宗杲謗訕朝政謫居南安軍十四年益勤問



學每執書就明倚立庭軌歲久雙跌隱然帝嘗封高閣問其安否檜死起知温州民苦部使督軍糧九成痛陳其弊爲戶部所持遂旬祠歸數月病卒平生研思經學多有訓解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忠錄其子咸淳四年以孫象先力學飭行不墜家聲詔免一解特示表厲

張綱字彥正丹陽人上舍及第除太學正遷博士校書郎與蔡京論事不合奉玉局觀祠久之遷著作佐郎兼修國朝會要校正御前文字歷屯田司勳二郎力言不可遣童貫蔡攸使朔方不報金人犯闕命綱分守城壁旋解嚴綱獨不肯受賞出爲兩浙提刑移江東時方務姑息諸將往往輕朝廷池將王進剽悍恣睢曹官小忤輒釘手于門事聞詔綱窮竟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叱進下階按問罪立具悍將爲之斂名權監察御史進起居中書二舍人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真

張俊駐師九江奏瑞昌令郭彥章執其營卒彥章坐免俊又乞免私家徭役綱疏言中興以來徭役功臣與編戶等蓋欲共濟國事不宜倖免又彥章奉法守職宜獎而反黜無以示勸詔從之又請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乃詔宰臣呂頤浩監修著爲令會雅恩元祐黨籍時無限制陳訴者紛然綱建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爲正論始定尋除給事中檜黨魏在希意劾罷以徽猷閣待制奉祠二十年檜死名爲吏部侍郎兼侍讀講詩周南歷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歎曰久不聞博雅之言尋權吏部尚書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必擇清望官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爲之彗星求言綱奏求言易聽察難宜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未幾參知政事時上親政懲檜苛暴諭輔臣寬恤民力綱摘其切于利民八十事乞鑄版宣布中外



使皆知上德意告老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上幸建康朝行宮孝宗登極賜羊酒存問卒年八十四生平篤于自守嘗書其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初謚文定尚書汪應辰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章簡

長字仲賓毗陵人登南唐進士歸宋爲彭原主簿太平興國初移興元府掾獻文賜及第授忠武掌書記就改觀察判官請復刺史及不遣武德卒詣外州偵事頗稱旨召拜監察御史三司上言劔外賦稅太輕詔乘傳按行諸州稍增之觀奏遠民不宜輕動因而撫之猶慮其失所况增賦以擾之乎設使積粟流衍用輸京師愈煩漕輓固不可也或以分兵就食亦非安存之策徒見歛怨于民未見國家之利太宗然之因留不遣觀上疏上覽而稱善召賜緋魚歲餘遷左司嘗因奏事白上曰陛下務敦淳化殿宇采

氏姓譜

卷八十七

七陽

張氏

巨

節皆尙朴素臣願服御器用亦從純儉上曰朕庶事簡約至于所服多用絕絹皆經澣濯鄉言甚善觀頓首謝以敷在省署諮事與李惟清辨說牴牾惟清不能甘奏解其任出爲諸路茶鹽制置副使因疏更茶鹽之制于理非便不合旨改知黃州遷揚州皆有善政會改三司舊貫均州縣之籍以分其職名爲河東道判官有詔計司官屬不得越局言事觀自以嘗任諫官不奉詔上怒語宰相以爲妄有援引以諷刺朕乃令出知道州移廣南西路轉運使坐奏交州黎桓事不實被劾卒于桂州年五十三觀廣覽經史好論事辭理切直有古人風



